

中國通史選讀

第四冊

曹海宗編

國立華僑大學講義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廿四日

MG
K20
77



中國通史選讀第四冊目錄

第四章 大漢帝國之末運

頁四二〇—四七一

(一) 政治制度之破裂——外戚與宦官

頁四二〇—四二五

(二) 政治制度之破裂——國軍消滅與地方割據

頁四二五—四三一

(三) 政治制度之破裂——財政與一般政治之紊亂

頁四三一—四三三

(四) 天災人禍與人口之減少

頁四三三—四三五

(五) 亂亡經過——羌亂

頁四三五—四三八

(六) 亂亡經過——黨錮黃巾十常侍

頁四三八—四四八

(七) 亂亡經過——董卓與李郭之亂

頁四四八—四五七

(八) 亂亡經過——曹操與三國

頁四五七—四六二

(九) 亂亡經過——西晉與中原之淪喪

頁四六二—四七一

第五章 末世之宗教與人生觀

頁四七一—五〇二

(一) 儒教之疑結與衰頹

頁四七二—四七七

中國通史選讀

目錄

國立青年大學叢書

(二) 隋談與隱逸

頁四七八—四八四

(三) 道教

頁四八四—四九〇

(四) 佛教之輸入

頁四九〇—五〇二

第二十六章 五胡亂華(西元三一七至三八三)

頁五〇三—五四二

(一) 背景

頁五〇三—五一三

(二) 中原淪喪

頁五一三—五二五

(三) 漢族南遷

頁五二五—五三〇

(四) 南北分局

頁五三〇—五四二

第二四章 大漢帝國之末運（西元八九至三一六）

（一）政治制度之破裂——外戚與宦官

和帝以下百年間是漢室漸趨滅亡的時期，同時也是古代中國大崩潰的開始。

外戚與宦官是帝制的兩種不可避免的弱點。中興之初，雖然極力防範，但到章帝時外戚又漸漸抬頭，和帝以下政治就又爲外戚操縱（第三六〇節）。歷代都故意立幼主，甚至立仍在襁褓中的嬰兒（第三六一節），以便國舅假藉青年太后的名義把持一切（第三六二節）。皇帝成年之後，往往認爲只有宦官能剷除跋扈的外戚；但宦官弄權，國事更無辦法（第三六三節）。和帝以下百年間的政治史就是外戚與宦官的輪流搗亂史。在這種情形下，一切法定的政治制度都不能維持，政治又回到原始時代的野蠻鬪殺。

第三六〇節——後漢書卷五三竇憲傳

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拜憲爲郎，稍遷

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貴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趨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爲言。今貴主尙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震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和帝卽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肅宗遺詔，以篤爲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璆並中常侍。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以前太尉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以爲太傅。令百官總已以聽。其所施爲，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

和退自守；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疑異。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初永平時，謁者韓紆嘗考劾父勳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粲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粲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刺客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

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遠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橈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訢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

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靛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靛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乘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麟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葢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鷄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斃鼓，血尸遂以染鏑。然後四校橫徂，旱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宏固後嗣，浹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

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戮海外！魚其邈兮巨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嶠！熙帝載兮振萬世！憲乃班師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汜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脩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鞹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

南單于於漢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採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賜策許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還京師，於是大開倉府，勞賜士吏；其所將諸郡二千石

子弟從征者，悉除太子舍人。是時篤爲衛尉，景璵皆侍中奉車駙馬都尉。四家競修第宅，窮極工匠。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比舊典，並蒙爵土。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篤鄜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各六千戶！」憲獨不受封，遂將兵出鎮涼州，以待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爲副。

北單于以漢還侍弟，復遣車諸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爲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以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尙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衆。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

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尙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尙書僕射鄧壽樂恢並以許憲相繼自

殺。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見禮依三公；景爲執金吾；瓌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俱驕縱，而景爲尤甚。奴客縱橫，依倚形執，侵陵小人，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讐；有司畏懼，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以特進就朝位。瓌少好經書，節約自脩，出爲魏郡，遷潁川太守。鬷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霸爲城門校尉，霸弟襲將作大匠，襲弟嘉少府，其爲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憲旣負重勢，陵肆滋甚。四年，封鄧疊爲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瓚，皆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衆定議誅之。以憲在外，慮其懼禍爲亂，忍而未發。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旣至，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瓚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殺，

更封爲冠軍侯。憲及篤景璽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明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本郡。璽以素自脩，不被逼迫；明年，坐裏假貧人，徙封羅侯，不得臣吏人。初，璽后之譖梁氏，憲等豫有謀焉。永元十年，梁棠兄弟徙九真還，路由長沙，逼璽令自殺。

第三六一節——後漢書卷四 廢帝紀

孝殤皇帝諱隆，和帝少子也。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夜，即皇帝位；時誕育百餘日。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第三六二節——後漢書卷一〇 上皇后本紀序

及光武中興，斲彫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

，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圖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潛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寡，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辛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圜圻之下。湮滅連踵，傾輔繼路。而赴蹈不息，燹爛爲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爲皇后本紀。

第三六三節——後漢書卷一〇八宦者列傳序及鄭衆傳

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

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鄧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閹鬪房園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莛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

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繒繡。皆剝割萌芽，競恣奢欲。

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

同儕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敢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

；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擊戮。因復

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

囂怨，協羣英之執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翼行

，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

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鄭衆字季產，南陽犇人也。爲人謹敏有心幾。永平中，初經事太子家。

肅宗卽位，拜小黃門，選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鉤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

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

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

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始焉。十四年，帝念衆功美，封爲鄴鄉侯，食邑千五百戶。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戶。元初元年卒，養子閔嗣。閔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紹封衆曾孫石讎爲關內侯。

(二) 政治制度之破裂——國軍消滅與地方割據

光武帝廢郡國軍，只留中央軍與重要邊地的駐屯軍（見前第二六〇節）。這並不見得是中央集權的政策；一般人早就不要當兵，與其繼續維持有名無實的地方軍，還不如簡直廢除爲便。但人民既然不願當兵，中央軍也是同樣的難以維持；所以到後來只有邊疆歸化的羌胡兵還勉強可用，甚至大家認爲這是當然的事，絲毫不以爲怪（第三六四節）。並且不只衰亂的末世如此，東漢仍然盛強時最值得紀念的武功勝利實際亦大半是外族兵的功勞（見前第三六〇節）。

郡國軍雖然廢除，維持各地的治安仍需武力。所以州牧太守一定都募士兵。

但這是地方官的私軍，不屬於國家，也不爲國家所用。中央軍消滅，官官外戚交互搗亂，天下騷動，擁有私軍的地方官尾大不掉，因而形成割據的局面（第三六五節）。

第三六四節——後漢書卷七八應劭傳

劭字仲遠，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爲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家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爲「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爲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爲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爲畏威懷德。」

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爲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沖亦率鮮卑征討叛羌。

斬獲醜虜，旣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爲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旣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纒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犒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

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衆入郡界，劭糾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賦皆退却，郡內以安。

第三六五節——後漢書卷一〇四上袁紹傳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紹少爲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駟柴穀，填接街陌。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爲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爲佐軍校尉。

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衆軍，脇太后，誅諸宦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泰山鮑信說紹曰：「董卓擁制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

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璠，城門校尉伍瓊，爲卓所信待。瓊等陰爲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執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封邯鄲侯。紹猶稱「兼司隸」。

初平元年，紹遂以勃海起兵。以從弟後將軍衛，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

，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卓爲名。紹與王匡屯河內，仙屯潁川，馥屯鄆，餘軍咸屯酸棗。約盟遙推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卓乃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循，越騎校尉王瓌，警衛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瓌吳循等，袁術亦執殺陰循；惟韓融以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爲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爲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方得衆，恐將闔己；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卓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與兵爲國，安問袁董？」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夫

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奈何？」諝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適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諝曰：「勃海雖郡，其實州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執，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

顧勿有疑！」魏素性惟怯，因然其計。魏長史耿武，別駕閔統，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魏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魏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紹。魏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

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魏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勾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擁一郡之卒，據冀州之衆。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師北首

，則公孫必禽；震脇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廁自殺。

其冬公孫瓚大破黃巾，還屯槃河，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瓚兵三萬，列爲方陳；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其鋒甚銳。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爲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麴義追至界橋，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帳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

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脫兜鍪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反逃垣牆間邪？」促使諸弩競發，多傷瓚騎。衆不知是紹，頗稍引却。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紹曰：「趙太僕以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爭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輿並出。費難既釋，時人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羞而瓚之願也！」紹於是引軍南還。

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邱。紹還，因屯斥邱，以陶升爲

建義中郎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歌鹿腸山蒼巖谷口，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其衆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左毘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各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衆。

興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爲李傕等所迫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稽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動輒表

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尙字顯甫。譚長而惠，尙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尙，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下思逐兔分定之義；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許許，乃下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

(三) 政治制度之破裂——財政與一般政治之紊亂

天下騷動的時代，財政一定混亂不堪（第三六六節），吏治也必因而破壞（第

三六七節），甚至由正路作官幾乎成爲不可能的事（第三六八節）。在這種種積因的推動之下，皇帝即或英明，也不見得能挽回頹局。當時偏逢一些低能兒的皇帝（第三六九節），天下大勢於是一去不可收拾。

第三六六節——晉書卷二六食貨志

光武寬仁，翼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敗。雖復三暉乃暍，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堵。自此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算。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二十。草樹殷阜，牛羊彌望。作貢尤輕，府廩還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于時東方既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蹴騫，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恒數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云。桓帝永興

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千里，流人十餘萬戶，所在廩給。迨建寧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沖質短祚，桓靈不軌。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勝，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資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千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

第三六七節

——後漢書卷七九仲長統傳引昌言損益篇

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

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灾流行，開倉庫以賑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

今反謂薄屋者爲高，糞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繫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筭，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

。不循古法，規爲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蠶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籍，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廩，祿班未定。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

第三六八節

後漢書卷七九王符傳

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許時短，討論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

第三六九節

後漢書卷八靈帝紀光和四年

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著商估服，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放效。

(四) 天災人禍與人口之減少

除人爲的各種禍難之外，此時天災也似乎特別流行。舉一年爲例，天災人禍的紛至沓來已很可驚（第三七〇節）。盜賊徧地，天下成了匪世界（第三七一節）。綱紀敗壞，國家卽或要盡一點救濟貧弱的責任，也十分困難（第三七二節）。人口雖然沒有可靠的統計，但經過長期浩劫之後，所謂「百里無人煙」已成爲很平常的現象（第三七三節）。

第三七〇節——後漢書卷七桓帝紀延熹九年

九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沛國戴異得黃金印，無文字；遂與廢陵人龍尚等共祭井，作符書，稱太上皇。伏誅。己酉詔曰

：「比歲不登，人多寢飢；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盜賊徵發。南州尤甚。災異日食，讎告累至。政亂在予，仍獲咎徵。其令大司農絕今歲調度徵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復收責！其災旱盜賊之郡，勿收租！餘郡悉半入！」三月癸巳，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司隸豫州飢，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遣三府掾賑稟之。陳留太守韋毅坐臧自殺。夏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司徒許栩免。五月，太常胡廣爲司徒。六月，南匈奴及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秋七月，沈昏羌寇武威張掖。詔舉武猛：三公各二人，卿校尉各一人。太尉陳蕃免。庚午，祠黃老於濯龍宮。遣使匈奴中郎將張奐擊南匈奴烏桓鮮卑。九月，光祿勳周景爲太尉。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並以譖棄市。司空劉茂免。大秦國王遣使奉獻。冬十一月，洛城傍竹柏枯傷。光祿勳汝南宣鄩爲司空。南匈奴烏桓率衆詣張奐降。司隸校尉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爲黨人，並坐下獄，書名王府。

第三七一節——後漢書卷一〇——朱儁傳

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後，郭大賢，于氏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髡，丈八，平漢，大計，司隸，椽哉，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纜，畦固，苦晒之徒，並起山谷間，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髡者號于氏根；大眼者爲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燕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儁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其後諸賊多爲袁紹所定。

第三七二節——後漢書卷九獻帝紀興平元年七月

三輔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是歲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降。帝疑賦郵有虛，乃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尙書令以下皆詣省閣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

第三七三節

——後漢書卷七九仲長統傳引昌言理亂篇

秦政乘并兼之執，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尙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五) 亂亡經過——羌亂

龐大的帝國，亂亡的因緣雖都成熟，必須經過多次重大的打擊纔能完全崩潰。第一個打擊就是西羌的變亂（第三七四節）。羌本是弱小的民族，在西漢時並非嚴重的問題。中興以後，政治漸趨破裂，社會日愈散漫，兵制等於消滅，所以連對於弱小的羌也毫無辦法。長期的羌亂把當時（也可說把後世歷代）中國的弱點暴露無遺（第三七五節）。

第三七四節——後漢書卷一一七西羌傳論

羌戎之患自三代尙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爲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譙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偬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鞬以鳥驚。故永初之間，羣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誼，招引山豪，轉相囑聚。揭木爲兵，負柴爲械。毀馬揚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

。寒渚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并涼之士特衝殘斃，壯悍則委身於兵場，女婦則微纆而爲虜。發冢露齒，死生塗炭。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違，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費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尙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衆，以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纈絲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梟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戰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情，窮武思靈廳銳以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

陳；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於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革判解於重崖之上，不可枚計！其能穿窬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拔，是養疾疴於心腹也。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選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第三七五節——王符潛夫論卷五救邊篇第二二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疎遠；吉凶禍福與民共之，哀樂之情恕以及人；視民如赤子，救禍如引手爛。是以四海歡悅，俱相得用。往者羌虜背叛

始自涼并，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周迴千里，野無子遺；冠鈔禍害，晝夜不止，百姓滅沒，日月焦盡。而內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當且放縱，以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心也哉？前羌始反，公卿師尹咸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羌遂侵，而論者多恨不從咸議。余竊笑之，所謂憐亦悔不憐亦有悔者爾，未始識變之理。地無邊，無邊亡國。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爲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也！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僂寇敵，不亦惑乎？昔樂毅以博博之小燕破滅疆齊，威震天下，真可謂良將矣。然即墨大夫以孤城獨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單師窮，率五千騎擊走，却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此皆以至疆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而猶不能克者何也？曰：攻常不足而守恒有餘也。前日諸郡皆據列城而擁大衆，羌虜之智非乃樂毅田單也，郡縣之阨非若聊莒即墨也。然皆不肯專心

堅守，而反彊驅其民捐棄倉庫，背城邑走。由此觀之，非苦城乏糧也，但苦將不食爾！折衝安民，要在任賢，不在促境。齊魏却守，國不以安；子嬰自削，秦不在。武皇帝攘夷拆境，面數千里；東開洛浪，西置燉煌，南踰交趾，北築朔方，卒定南越，誅斬大宛。武軍所嚮，無不夷滅。今虜近發封畿之內而不能擒，亦自痛爾，非有邊之過也！

唇亡齒寒，體傷心痛。必然之事，又何疑焉？君子見機，況已著乎？乃者邊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談者皆諱之曰：「猋并竊盜淺淺。」善靖俾君子息。欲令朝廷以寇爲小而不要，害乃至此，尚不欲救。諺曰：「痛不著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禿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禿矣！今苟以己無慘怛冤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脩禦之備，陶陶閒澹臥委天，聽禿獨往來深入多殺。己乃陸陸相將詣闕，諧辭禮謝退云狀。會坐朝堂，則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日晏時移，議無所定。己且

須後少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間虜復爲害，軍書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怔忡如前。若此以來，出入九載。一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個個潰潰，當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况棄人乎？一人吁嗟，王道爲虧，况百萬之衆號哭泣感天心乎？且夫國以民爲基，貴以賤爲本。是以聖王養民，愛之如子，憂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災患，除其禍亂。是故鬼方之伐，非好武也；儼狁于攘，非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自彼氐羌莫不來享；普天思服，行葦賴德。况近我民蒙禍若此可無救乎？

凡民之所以奉事上者，懷義恩也；痛則無恥，禍則不仁；忿戾怨懟，生於無恥。今羌叛久矣，傷害多矣，百姓急矣，憂禍深矣；上下相從，未見休時。不一命大將以掃醜虜，而州稍稍興役，連連不已。若排據障風，探沙灌河，無所能禦，徒自盡爾。今數州屯兵十餘萬人，皆廩食縣官，歲數百萬斛，又有月直。但此人耗，不可勝供，而反憚暫出之費，甚非計也。是夫危者易傾，疑者易化。

今虜新擅邊地，未敢自安，易震蕩也；百姓新離舊懷，思慕未衰，易將虜也。誠宜因此遣大將誅討，迫脅離逃破壞之。如寬假日月，蓄積富貴，各懷安固之後，則難動矣。周書曰：「凡彼聖人必趨時。」是故戰守之策不可不早定也。

(六) 亂亡經過——黨錮黃巾與十常侍

羌亂未平，黨禍又起。經過武帝以下的提倡，經過中興之後的「表章氣節」，儒教可說完全成熟，儒士成爲一個特殊的團體，團體中的輿論稱爲「清議」，勢力甚大。漢末百年間外戚宦官交互弄權，外戚既爲士人出身，很自然的就聯絡清議以排斥宦官，因而引起黨錮之禍（第二七六節）。政治日非，民不聊生，黃巾賊之亂又起（第二七七節）。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秘密結社以宗教名義爲號召的民衆暴動，從此之後就成爲定例。散漫的人心似乎只有對於宗教式的秘密團結還能忠心擁護。這種團結大概平時潛伏，可惜無從研究；到政治腐敗民不堪命時，往往是由這種秘密會社首先起事。黃巾賊方平，十常侍之亂又起（第二七八節）。

這是百年來外戚宦官的末次爭鬪，也是宦官禍國的最烈一幕。亂平之後，宦官外戚一併敗亡，漢室也只遺空名（第三七九節）。

第三七六節——後漢書卷九七黨錮列傳序

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僞，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纒縛，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一家賓

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允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釁自此始矣。

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暕。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

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屢屢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諱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尙書翟請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

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

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暉，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立，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爲八顧；朱楷，田槃，疎耽，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爲八及。刻石

立碑，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卽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旣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

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紀綱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

第三七七節——後漢書卷一〇——皇甫嵩傳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初舉孝廉茂才；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連辟並不到。靈帝公車徵爲議郎，遷北地太守。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

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譖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

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使鉤盾令周斌將三府祿屬，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勅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殺人以禍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勅州郡脩理攻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

召羣臣會議。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儁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儁前與賊

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勅軍士，皆束苜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僞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巳於倉亭，生禽卜巳，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孺，擊獲甚衆。角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

與攻角弟竇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合八千戶。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爲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郵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脩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已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

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封尸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

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業。利劍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今主上執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搗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除羣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沉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執戟？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旣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豎宦羣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

於有常之執。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

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明年春，詔嵩迴鎮長安，以衛園陵。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因討之。初嵩計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爲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戶。

第三七八節——後漢書卷一〇八宦者張讓傳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爲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延熹八年，黜爲關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

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諍赫。扶風人孟佗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感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舉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爲涼州刺史。

是時讓忠及夏憚，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賞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旣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竊自消。」天子以約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

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諤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

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歛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爲卽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鬪密約劾，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賂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

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泊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除新，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愴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

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候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人尙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支武闕。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鳥，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

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爲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第三七九節——後漢書卷九九何進傳

袁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以其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爲天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宜受詔領禁兵，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

，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達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爲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敦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爲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爲然。中官在省闈者或數十年，封侯賞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

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遠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疆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進不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臯；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

。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貴富。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

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搆已成，形勢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以前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

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官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

紹又為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

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掾郎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款入省，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閣，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於是尙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

讓珪等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尙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尙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閣閉，袁術與匡共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

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尙書闕。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尙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囂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爲報讎乎？」進素
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漆，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因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公卿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尙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
輒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

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爲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

又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七) 亂亡經過——董卓與熹郭之亂

外戚宦官兩敗之後，漢室也就名存實亡。一百年來這兩種人固然禍國，但從另一方面也可說漢室曾由他們維持。外戚宦官就是國家；他們一旦消滅，國家也就失了依據，地方握有重兵而能抓得皇帝爲傀儡的人現在就是實際的統治者。最早利用這種機會的人就是董卓與他的部下李傕郭汜（第三八〇節）。各地擁有私軍的州牧太守至此也不再客氣，各佔地盤（見前第三六五節），長期的割據大亂由此開始。社會又漸漸返回到野蠻時代，人命成了一種最不值錢的物件（第三八一節）。

第三八〇節——後漢書卷一〇二董卓傳

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惛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廩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傲賜狗態，臣不

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爲慮。及靈帝寢疾，靈書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旣無老謀，又無壯事，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雖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今臣輒鳴鍾鼓，如洛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竄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

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政。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劔。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尙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旣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又議太后：「賊迫永樂太后，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遷於永安宮，遂以弑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

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鉄鎖，詣闕上書。追理陳蕃鑿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爲相國，入朝不趨，鉞履上殿。

封母爲池陽君，置丞令。

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開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使人用。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

卓素聞天下同疾聞宦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

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秘，侍中汝南伍瓊，尚書鄭公業，長史何顯等。以處士荀爽爲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爲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陳留孔伋爲豫州刺史，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

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秘陰爲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爲白波賊，衆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鳩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守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得，而伍瓊周秘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秘，而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爲罪！」卓旣殺瓊秘，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爲光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

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寶。

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與戰破堅，生禽潁川太守李旻，亨之。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內太守王匡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兵大谷，距洛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却屯灑池，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官陽城門，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灑

池間，以徵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爲也。唯孫堅小慧，諸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董卓屯涇池，中郎將段熲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

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璜持節拜卓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轎。時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以弟曼爲左將軍，封鄂侯；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尉，普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竝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髻亂，男皆封侯，女爲邑君。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鄠，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常至鄠行塢，公卿以下祖道於橫門外。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極案問。會者戰慄，亡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

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風，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爲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顧之乎？」堅聞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子伯慎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害。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

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

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

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市，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孫瑞密

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著衛士服，於北

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

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

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

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

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

皇甫嵩攻卓弟曼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

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更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哀門

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織

中國通史卷之三
穀，統素奇玩，積如丘山。

初卓以牛輔子璿，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儵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類。

呂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輔等。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

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

催汜等以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

誅殺之。牛輔既敗，衆無所依，欲各散去。催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

免。王允以爲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催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爲。武威人賈

詡時在催軍，說之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涿州人。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

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

。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催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死決

之。若攻長安，尅則得天下矣。不尅，則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尙可延命

。一 衆以爲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榮戰死，軫以衆降。催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引催衆得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於是大赦天下，李催郭汜樊稠等皆爲將軍。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催等葬董卓於鄙，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催又遷車騎將軍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汜後將軍，稠右將軍，張濟爲鎮東將軍，竝封列侯。催汜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爲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乃止。更以爲尙書，典選。明年夏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沒人庶。又風如冬時。帝使御史斐茂訊詔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爲催所枉繫者，催恐茂赦之，乃表

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姦故，請收之。詔曰：「災異屢降，陰雨爲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冤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

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有求於催，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前涼州刺史种邵，中郎將杜稟，合兵攻催；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衆來，欲和騰催旣而復與騰合。催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遂騰敗，斬首萬餘級，种邵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笑語良久。軍還，利告催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催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爲六府，皆參選舉。

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催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

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大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降。帝疑賦卹有虛，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中劉文出讓有司。於是尙書令以下皆詣省閣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

明年春，催因會刺殺樊稠於坐。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催遂復理兵相攻。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催忍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催知其計，即使兄子選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選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選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催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催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催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事，奈何君臣

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催，矢及帝前，又質催耳。催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催。於是汜衆乃退。是日催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催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鄴和催汜。鄴先譬汜，汜即從命。又詣催，催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衆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汜一名多。鄴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催怒，呵遣鄴，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僞不及，鄴得以免。催乃自爲大司馬，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

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還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催求東歸，十反乃許。車駕即日發適。李傕出屯曹陽，以張濟爲驃騎將軍，復還屯陝

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與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爲安集將軍。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脅帝幸郿。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還就李傕。車駕進至華陰，寧輯將軍段熲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熲有隙，遂誣熲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而熲猶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傕郭汜既悔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熲，因欲劫帝而西。楊定爲汜所遮，亡奔荊州。而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儁使殺之。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儁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爲後距。傕等

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中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承奉等夜乃潛議過河，使李樂先度，具舟舡，舉火爲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而下，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舡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爲僮兵所掠奪，凍溺死者甚衆。既到太陽，止於人家，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呂爲列侯，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爲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又遣太僕韓融主弘農，與催汜等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催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

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

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宮。

七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爲己功，故因以「楊」名殿。乃謂諸

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

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以張楊爲大司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

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暹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干亂政事。

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裏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

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

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爲列侯，贈沮備爲弘農太守。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

幸許。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奉還奔袁術，遂縱暴揚徐間。

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并州，道爲人所殺。胡才李樂留河

東，才爲怨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亂饑，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爲其將

伍習所殺。三年，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熲等討李傕，夷三族。

第三八一節——晉書卷二十六食貨志

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焚宮室，乃劫鸞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鑄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興毀不同，凶訛相類。及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爲戰地。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有司盜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飢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繚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徵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爲糲糧。自

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一二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闈蕩滌，百官披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梠，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

(八) 亂亡經過——曹操與三國

自董卓以下，中央成爲大軍閥的傀儡，地方則由大小的軍閥割據（見前第三、五節）。董卓沒有遠大的計劃，失敗之後，曹操取代他的地位（第三、二節）。割據的局面漸漸分明，形成鼎足之勢（第三、三節），赤壁之戰可說是決定三國局勢的戰爭（第三、四節）。後來曹丕篡漢，吳蜀稱尊，不過是正式宣布一件早已成立的事實（第三、五節）。五六十年間，天下處在不斷的戰亂中（第三、六節）。在這種混戰中，挾持天子的曹氏實力最爲雄厚，所以最後仍是魏與它的繼承者晉佔了勝利（第三、七節）。長期大亂之後，社會生活又返回到原始的狀態，交易方面甚至又退化到以貨易貨的地步（第三、八節）。

第三八二節——後漢書卷一〇二董卓傳

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操專信，乃密詔董卓，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更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種輯議，即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爲操所誅。韓遂與馬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間爲亂，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段熲爲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爲衛尉，封槐里侯。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十六年，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破超，超奔漢中，降劉備。韓遂走金城羌中，爲其帳下所殺。初隴西人宗建在抱罕，自稱河首平漢王，署置百官三十許年。曹操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

第三八三節——三國志卷三五蜀志卷五諸葛亮傳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

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軍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生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第三八四節——三國志卷五四吳志卷九周瑜傳

十三年春，權討江夏，瑜爲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下，問以計策，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

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尙當掃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沉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旣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往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矣，徒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時劉備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往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併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

中國通史卷之四
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二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歛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

第三八五節

後漢書卷九獻帝紀建安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子丕襲位。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三月，改元延康。冬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丕稱天子。奉帝爲山陽公，邑一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祖臘皆如漢制，都山陽之濁鹿城。四皇子封王者皆降爲列侯。明年，劉備稱帝于蜀，孫權亦自王於吳，於是天下遂三分矣。

第三八六節——晉書卷二六食貨志

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時袁紹軍人皆資糧棗，袁術戰士取給贏蕪。魏武于是乃募良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強賦弱。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之也。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淫於宮嬪，百僚編於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遶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乏經用，胡可勝言？

第三八七節——晉書卷二六食貨志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餘萬，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裴氺建置屯田議，魏武乃令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於是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祇死，魏武後追思其功，封爵其子。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關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爲「墮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於是魏武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既而又以沛國劉馥爲揚州刺史，鎮合肥。廣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塢，以漑稻田。公私有蓄，歷代爲利。賈逵之爲豫州，南與吳接，修守戰之

具，竭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所謂買侯渠者也。

當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時濟北顏斐爲京兆太守。

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閑月取車材，轉相

教匠。其無牛者，令養猪投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爲煩，一二年中編戶皆有

車牛。於田役省贖，京兆遂以豐沃。鄆渾爲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滂爲患，

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與陂場，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爲便，渾以爲終有經久

之利，遂躬帥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

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陂。魏明帝世，徐邈爲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

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

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錦犬馬，通供中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貨

流通，皆邈之功也。其後皇甫隆爲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使耨犂，及不知用水；

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乃教作耨犂，又教使溉灌。歲終率計，所

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嘉平四年，關中饑。宣帝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潁洛漑烏鹵之地三千餘頃，國以充實焉。

正始四年，宣帝又督諸軍伐吳將諸葛恪，焚其積聚，恪棄城遁走。帝因欲廣田積穀，爲兼井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

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餘斛於淮北，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剋矣！」宣帝善之，皆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

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鷄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第三八八節——晉書卷二六食貨志

及獻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至魏武爲相，於是罷之，選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世，錢廢費用既久，人間巧僞漸多：黠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爲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

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爲便，省息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輪藏。平卑其直，物有所枉。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與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

(九) 亂亡經過——西晉與中原之淪喪

經過漢末的大亂與三國的擾攘之後，天下一并於晉，大局似乎又安定下去。

但這是片時的安定，不過是大崩潰前的迴光返照。自殷商以下二千年來建功立業的華夏民族至此已頹廢墮落到可驚的程度，無人再能真正振作，大家好似不約而同的走向自殺之路（第三八九節）。政治腐敗，目的不在治民而在吃民（第三九〇節），賄賂公行，錢能通神（第三九一節）。大亂之後政治破裂，豪右遂得操縱地方（第三九二節）。這最少是晉又行「封建」制的一個原因（第三九三節）。

但封建並不足挽回頹局，反致促進崩亂的來臨（第三九四節）。

社會的萎靡與政治的腐敗同時並進。有能力的人都採及時行樂主義而顛狂般的享用（第三九五節）。內部腐化破裂到不可收拾的時候，雜居中國邊地甚至內地的夷狄就乘機喧賓奪主，人民的顛沛流離達到一個難以設想的地步（等三九六節三九七節）。漢末以下的擾亂至此可說收了最後的惡果。

最可憐的就是少數的明眼人，在晉武帝的盛期他們已知自己是處在衰亂的末世（第三九八節）。但他們的大聲急呼並沒有發生效力。一般的人似乎都抱着一種「日暮途遠倒行逆施」的宗旨；人心既死，一切在理論上可行的辦法都無濟於事。

第三八九節——晉書卷五懷愍帝紀論

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

，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爲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莊櫛織紵，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泆之過，不拘妬忌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知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蓄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聲；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

雖以中庸之主治之，幸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棼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強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則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

第三九〇節——晉書卷四七傳咸傳

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尙書右丞。出爲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事，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親覽萬幾，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饑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爲慮，無能云補，伏用慙慙，敢不自竭以對大問？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

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皆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爲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

第三九一節——晉書卷九四魯褒傳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雖折象壽，不匿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爲君長，在後者爲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駕矣富人，哀此癯獨！』錢之爲言泉也，無遠不往

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

錢之所祈，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

贏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

至虛，而況有實？贏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爲神物，無德而尊，無

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

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

士，愛我家兄，皆無己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

，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

，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

燕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第三九二節——晉書卷四五劉毅傳

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

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責，私無告許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謏，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爲聖朝耻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篇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

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

「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疑之際結於大臣。夫桑姜之訟禍及吳楚，鬪雞之變難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

「一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爲九品者，取下者爲格，謂

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爲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載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

「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清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餘，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

「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

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

「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

「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

，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

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疎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

「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己。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

「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雖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于

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爲。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

第三九三節——晉書卷一四地理志上

武帝泰始元年，封諸王，以郡爲國。邑二萬戶爲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戶爲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五千戶爲小國，置一軍，兵千五百人。

第三九四節——晉書卷五九八王列傳序

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

徒分茅社，實傳虛爵。本根無所庇廕，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石。或出擁旄節，落蘇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托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恆，賞罰斯濫。或有才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爲伊周，夕爲莽卓。機權失於上，橫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始則爲身擇利，利未加而害及；初迺無心憂國，國非憂而奚拯？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奕碁；乘輿幽繫，更同羸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

第三九五節——劉義慶世說新語卷一〇汰侈第三〇

石崇每宴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導）與大將軍（王敦）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二人，顏色如故，尙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

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

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綺襪，以手擎飲食。烝餠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豕！」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愷）石所未知作。

王君夫以糝糲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石崇爲客作豆粥，餽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葍蓋；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盪腕，乃密貨崇麾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木，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葍，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軍人不及制之耳。急時聽偏轅則駛矣。」

「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馱，常鑿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

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賸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餐便去。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裙，因齋內箸曲閣重闈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爲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疎，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己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邨下。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善備語人？」

第三九六節——晉書卷二六食貨志

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韜干戈於府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鍾贏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材，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玩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紛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黨

，寒桃在御，隻鷄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飢甚；比屋不見火烟，飢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餒饑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甃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事草創。蠻陬賒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于時石勒勇銳，挺亂江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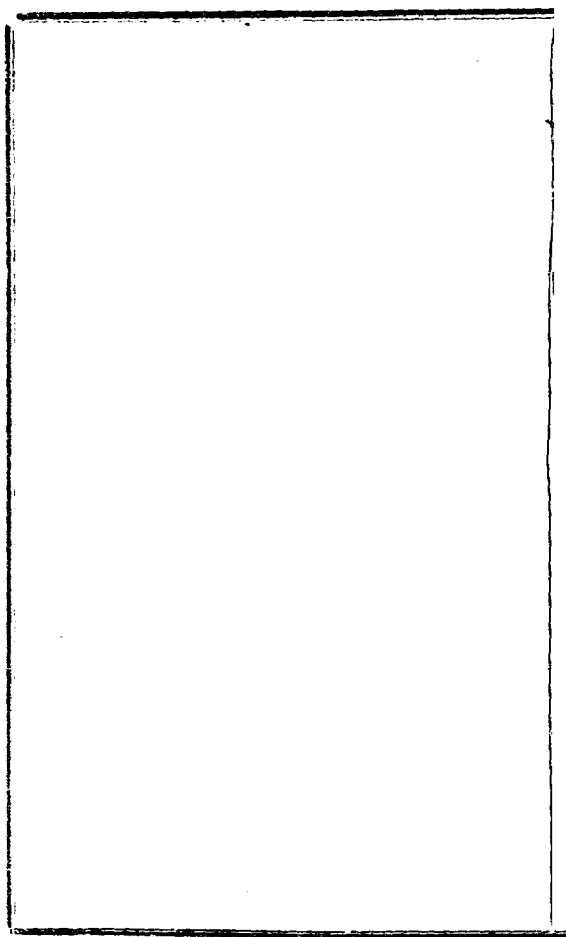
第三九七節

晉書卷二六食貨志

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飢饉，百姓又爲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飢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第三九八節——晉書卷四六劉頌傳

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爲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闇聾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更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盛臺榭聲色之娛，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愆違，其故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勳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頹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於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



第二章 末世之宗教與人生觀

(一) 儒教之凝結與衰頹

儒教到東漢晚期已發展到盡頭，內部開始凝結。六經刻石，經文由此固定（第三九九節）。馬融鄭玄注經，兼採今古文，由此宗教派別式的經傳學說也趨於固定（第四〇〇節）。東漢「表章氣節」，太學大盛，儒生也居然結合成一種勢力徧天下的團體。但黨錮之禍由此發生，儒生大受摧殘（見前第三七六節）。漢末大亂，經典焚毀殆盡。人書兩喪，儒教由此消沉（第四〇一節）。到三國時，國家甚至公然提倡一種非倫理的人才主義（第四〇二節），這與儒教的精神完全相反。在西晉的粉飾太平之下，儒教又暫時受了口頭的尊仰；但風靡一世的頹廢主義使枯燥乏味的儒教無法繼續維持（第四〇三節）。傅玄是最後誠心提倡儒教的人（第四〇四節）。此後五百年間學術思想方面的人才都在儒教範圍之外。

大多數所謂文人學士的心靈完全枯竭，幾世紀間只作出些無病呻吟的造句文字（第

四〇五節。

第三九九節——後漢書卷九〇下蔡邕傳

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鳳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第四〇〇節——後漢書卷六五鄭玄傳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尙書僕射。玄少爲鄉齋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

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議；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脩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

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屢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謂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思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閻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

敕命。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讚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絳冕之緒，頗有護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未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馮哉！

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

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

，未以通人許之。紹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

，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

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

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

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

，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

於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

，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纒經赴會千餘人。

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

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

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厥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第四〇一節——後漢書卷一〇九上儒林列傳序

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牧兒羹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璜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者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奏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

，使天下咸取則焉。

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割散。其繡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籛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第四〇二節——三國志卷一魏志卷一武帝紀建安一九年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守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第四〇三節——晉書卷九一儒林列傳序

武帝受終，憂勞軍國。時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訓卒厲兵，務農積穀。猶復修立學校，臨幸辟雍。而荀顛以制度贊惟新，鄭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

物參朝政，子真以好禮居秩宗。雖媿明揚，亦非遺棄。旣而荆揚底定，區寓又安；羣公草封禪之儀，天子發謙沖之詔。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時。惠帝續戎，朝昏政弛，覺起宮掖，禍成藩翰。惟懷遠愍，喪亂弘多；衣冠禮樂掃地俱盡。元帝運鍾百六，光啟中興。賀荀刁杜諸賢並稽古，博文財，成禮度。雖尊儒勸學，亟降於綸言，東序西膠未聞於苴誦。明皇聰睿，雅愛流略；簡文玄嘿，敦悅丘墳。乃招集學徒，弘獎風烈。並時艱祚促，未能詳備。有晉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頽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爲長歎息者矣！

第四〇四節——晉書卷四七傳玄傳

武帝爲晉王，以玄爲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卽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玄上疏曰：「臣

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

……玄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別，名爲傅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沉。沉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湯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第四〇五節——劉勰文心雕龍卷七麗辭篇第三五

造物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臯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繁，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頽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寓意一也。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書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竝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割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故麗辭必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云：「脩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鄒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

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賦云：「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粉楡，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爲易也；徵人乏學，事對所以爲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爲優也；躋賞共心，正對所以爲劣也。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昭然矣。張華詩稱「遊鴻比翼翔，歸鴻知接翮」，劉琨詩言「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若斯重出，卽對句之駢枝也。是以言對爲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騶騫爲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踰蹕而行也。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類此而思，理自見也。

贊曰：體植必兩，辭動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載。炳燦聯華，鏡靜含態；玉潤雙流，如彼珩珮。

(二) 清談與隱逸

參透宇宙人生一切因而產生的悲觀主義於戰國時代已經萌芽（見前第二一五節）；到王充而大盛，不過仍含有一點悲壯慷慨的成分（見前三五六節）；到魏晉以下就籠罩了精神界，並且全成了放蕩頹廢的消極主義。這是一個文化由成熟以至衰老所必經的過程。過度莊重的儒教式微，極端任性的清談大盛。一般文人以老莊爲籍口而盡量發揮道家思想中的頹廢傾向（第四〇六節）。莊子的書尤爲時髦（第四〇七節），甚至有人竊取別人的莊子注以出風頭（第四〇八節）。同時這些人在著作與行爲方面也極力的宣揚實行他們的主義（第四〇九第四一〇節）。但有少數的人，雖不能脫離時代精神的影響，卻也不甘於自暴自棄。陶淵明就是一個這樣自愛的人，言行一致的服膺一種超脫人世的隱逸主義（第四一一第四一二節）。

第四〇六節——晉書卷四三王衍傳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者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卽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

第四〇七節——晉書卷四九向秀傳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

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

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稽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

第四〇八節——晉書卷五〇郭象傳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閉居以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稍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爲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先是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註外而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選流。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于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註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第四〇九節——晉書卷四九阮籍傳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爲勝己。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萬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

復爲尙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恠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晏必與焉。會帝讓九錫

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

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瘞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懼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治之士疾之若讐，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隣家少婦有美色，當爐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

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牛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卜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蝨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禪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

趣也。子淳，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子。

第四一〇節——晉書卷四九劉伶傳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字街齊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鍾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雖助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

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肩膊，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幪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義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盞承槽，銜盃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螟蠹之與螟蛉。一嘗爲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第四一節——晉書卷九四陶潛傳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

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

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其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

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廳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而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鴛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暮，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一頃之，徵著作郎，不就。

既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龍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

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款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屐。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輦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

。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並行於世。

第四一二節——陶潛桃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

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三) 道教

在幾百年來神秘空氣的薰陶之下，道家所宗的老子到漢末也成了神（第四一三節）。同時在民間，於儒士團結最盛時，神仙黃老派也組成秘密團體，因而奠定了後世道教會的基礎（第四一四節）。修仙，煉丹，治鬼，符籙等等的道教信仰與法術也漸漸都發展成熟（第四一五節）。

第四一三節

後漢書卷一八祭祀志中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僊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廟爲壇，飾淳金鉦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第四一四節

後漢書卷一〇五劉焉傳

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

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

其來學者初名爲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衆多名曰理頭。皆校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諸祭酒各起義舍於路，同之亭傳。懸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爲理。民夷信向。

第四一五節——葛洪抱朴子內篇卷一九遐覽篇

或曰：鄙人面牆，拘繫儒教，獨知有五經，三史，百氏之言，及浮華之詩賦，無益之短文；盡思守此，既有年矣。既生值多難之運，亂靡有定；干戈馭揚，藝文不貴。徒消工夫，苦意極思，攻微索隱，竟不能祿在其中，免此壘敵。又有損於精思，無益於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頹。正欲反迷以尋生道；倉卒罔極，無所趨向，若涉大川，不知攸濟。先生既窮觀墳典，又兼綜奇書；不審道書凡

有幾卷，願告篇目！

抱樸子曰：余亦與子同斯疾者也。昔者幸遇名師鄭君，但憾子弟不慧，不足以鑽至堅極彌高耳。於時雖充門人之灑掃，既才識短淺，又年尚少壯，意思不專，俗情未盡，不能大有所得，以爲巨憾耳。鄭君時年出八十。先髮鬢斑白，數年間又黑；顏色豐悅；能引強弩，射百步；步行日數百里；飲酒二斗不醉；每上山體力輕便，登危越險，年少追之多所不及；飲食與凡人不異，不見其絕穀。余問先隨之弟子黃章，言鄭君嘗從豫章還，於掘溝浦中連值大風；又聞前多劫賊，同侶攀留。鄭君以須後伴人。人皆以糧少，鄭君推米以郵諸人。己不復食五十日，亦不饑；又不見其所施爲，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細書，過少年人。性解音律，善鼓琴。閑坐待坐，數人口答諮問，言不輟響，而耳並聰聽。左右操絃者教遺長短，無毫釐差過也。余晚充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告余曰：「要道不過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後，遠勝於不見矣。既悟人意，又可得

滲近之術，以防初學未成者諸患也。」乃先以道家訓教戒書不要者近百卷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見。先見者，頗以其中疑事諮問之。鄭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者雖多未精，又意在於外，學不能專一，未足以經深涉遠耳。今自當以佳書相示也。」又許，漸得短書纈素。所寫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出二百許卷。終不可得也。他弟子皆親僕使之役，採薪耕田。唯余狂羸，不堪他勞。然無以自效，常親掃除，拂拭牀几，磨墨執燭，及與鄭君繕寫故書而已。見待余同於先進者，語余曰：「雜道書，卷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粗而擇所施行，不盡事諛諛以妨日月而勞意思耳。若金丹一成，則此輩一切不用也！亦或當有所教授，宜得本末，先從淺始，以勸進學者，無所希准階由也。」

鄭君亦不肯先令人寫其書，皆當諷其意；雖久借之，然莫有敢盜寫一字者也。

鄭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禮記尙書教授不絕。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接見之者皆肅然。每有諮問，常待其溫顏；不敢輕銳也。書在余處者，久或一月

，足以大有所爲。以不致竊寫者，政以鄭君聰慤；遲遲知之，失其意，則更以小喪大也。然於求受之初復所不敢爲，斟酌時有所請耳。是以徒知飲河，而不得滿腹。然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矣！他書雖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將爲子說之。後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

道經有三皇內文，天地人三卷；元文，上中下三卷；混成經二卷；玄錄二卷；九生經；二十四生經；九仙經；靈卜仙經；十二化經；九變經；老君玉歷真經；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溫寶經；息民經；自然經；陰陽經；養生書一百五卷；太平經五十卷；九敬經；甲乙經一百七十卷；青龍經；中黃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導引經十卷；元陽子經；玄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敘經；子都經；張虛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入山經；內寶經；四規經；明鏡經；日月臨鏡經；五言經；柱中經；靈寶皇子公司經；龍躡經；正機經；平衡經；飛龜振經；鹿盤躡經；蹈形

記；守形圖；坐亡圖；觀臥引圖；含景圖；觀天圖；木芝圖；肉芝圖；菌芝圖；石
 芝圖；大魄雜芝圖；五嶽經五卷；隱守記；東井圖；虛元經；牽牛中經；玉彌記；
 服成記；六安記；鶴鳴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山陽記；玉策記；八史圖；
 入室經；左右契；玉歷經；昇天儀；九奇經；更生經；四衿經十卷；食日月精經；
 食六氣經；丹一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十卷；百守攝提經；丹壺經；岷
 山經；魏伯陽內經；日月曆食經；步三罡六紀經；入軍經；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
 經；金雁經；三十六水經；白虎七變經；道家地行仙經；黃白要經；八公黃白經；
 天師神器經；枕中黃白經五卷；白子變化經；移民經；歷禍經；中黃經；文人經；
 消子天地人經；崔文子肘後經；神光占方來經；水仙經；尸解經；中遁經；李君包
 元經；黃庭經；淵體經；太素經；華蓋經；行厨經；微言三卷；內視經；文始先生
 經；歷藏延年經；南闕記；協龍子記七卷；九宮五卷；三五中經；宣常經；節解經
 ；鄒陽子經；玄洞經十卷；玄示經十卷；箕山經十卷；鹿臺經；小僮經；河洛內記

七卷；舉形道成經卷五；道機經五卷；見鬼記；無極經；宮氏經；真人玉胎經；道
 根經；候命圖；反胎胞經；枕中清記；幻化經；詢化經；金華山經；鳳網經；召命
 經；保神記；鬼谷經；凌霄子安神記；去邱子黃山公記，王子五行要真經；小餌經
 ；鴻寶經；鄒生延命經；安魂記；皇道經；九陰經；雜集書錄；銀函玉匱記；金板
 經；黃老仙錄；原習經；玄元經；日精經；渾成經；三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經；收
 山鬼老魅治邪精經三卷；入五毒中記；休糧經三卷；採神藥治作秘法三卷；登山
 渡江海勅地神法三卷；趙大白囊中要五卷；入溫氣疫病大禁七卷；收治百鬼召五岳
 丞大山主者記三卷；興利宮宅官舍法五卷；斷虎狼禁山林記；召百里蟲蛇記；萬畢
 高邱先生法三卷；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服食禁忌經；立功益算經；道士奪算律三
 卷；移門子記；鬼邱法；立亡術；練形記五卷；鄰公道要；角里先生長生集；少君
 遺意十卷；樊英石壁文三卷；思靈經三卷；龍首經；荆山記；孔安仙淵赤斧子大覽
 七卷；董君地仙卻老要記；李先生口訣肘後一卷。凡有不言卷數者，皆一卷也。

其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金光符；太玄符三卷；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符；九靈符；六君符；玄都符；黃帝符；少千三十六將軍符；延命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貞符；天水符；青龍符；白虎符；朱雀符；玄武符；朱胎符；七機符；九天符；九天發兵符；老經符；七符；大捍厄符；玄子符；武孝經燕右龍虎三靈辟兵符；包元符；沈養符；禹躡符；消災符；八卦符；監乾符；雷電符；萬畢符；八威五勝符；威喜符；巨勝符；採女符；玄精符；玉歷符；北臺符；陰陽大真符；枕中符；治百病符十卷；厭准符十卷；壺公符二十卷；九臺符九卷；六甲通靈符十卷；六陰，行廚，龍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終符，合五百卷；軍火召治符；玉斧符十卷。此皆大符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抱樸子曰：鄭君言符出於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於神明，符皆神明所授。今人用之少驗者，由於出來歷久，傳寫之多誤故也。又信心不篤，施用之亦不行。又譬之於書字，則符誤者不但無益，將能有害也。書字人知之，猶尚寫之多誤。故諺曰：

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此之謂也。「七」與「士」，但以鈿勾長短之間爲異耳。然今符上字不可讀，誤不可覺，故莫知其不定也。世間又有受體使術用符獨効者也；亦如人有使麝香便能芳者，自然不可得傳也。雖爾，必得不誤之符，正心用之；但當不及真體使之者速効耳，皆自有益也。凡爲道士求長生，志在藥中耳；符籙可以卻鬼辟邪而已。諸大符乃云行用之可以得仙者，亦不可專據也。昔吳世有介象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人試取治百病雜符，及諸厭効符，去其籤題以示象，皆一一據名之；其有誤者，便爲人定之。自是以來，莫有能知者也。

或問：仙藥之大者莫先於金丹，既聞命矣。敢問符書之屬不審最神乎？抱

樸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古人仙官至人尊祕此道，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傳，傳之歃血而盟，委質爲約。

諸名山五岳皆有此書，但藏之於石室幽隱之地；應得道者入山精誠思之，則山神

自開山，令人見之。如崑仲理者，於山中得之，自立壇委絹，常畫一本而去也。有此書，常置清潔之處；每有所爲，必先白之，如奉君父。其經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惡鬼，温疫氣積，殃飛禍。若有困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書與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婦艱難絕氣者，持之兒卽生矣。道士欲求長生，持此書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卻蛟龍，止風波。得其法，可以變化。起功不問地擇日，家無殃咎。若欲立新宅及塚墓，卽寫地皇文數十通，以布著地；明日視之，有黃色所著者，便於其上起工，家必富昌。又因他人葬時，寫人皇文，並書己姓名，著紙裏，竊內入冢中，勿令人知之，令人無飛禍盜賊也。有謀議己者，必反自中傷。又此文先潔齋百日，乃可以召天神，司命，及大歲，日遊，五岳，四瀆，社廟之神，皆見形如人；可問以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禍崇所由也。又有十八字，以著衣中，遠涉江海，終無風波之慮也。又家有五岳真形圖，能辟兵凶逆人，欲害之者皆還，反受其殃。道士時有得之者，若不能行仁

義，慈心而不精不正，即禍至滅家，不可輕也！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抄取其要，以爲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即爲婦人，蹙面即爲老翁，踞地即爲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可食，畫地爲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爲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興雲致雨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爲千人；因風高飛，出入無間；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詣之。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駝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初生草，似胡麻有實，即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沈在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略同。過此不足論也。

遺覽者，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鄭若不徒明五經知仙道而已；兼綜九

宮，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讖記，莫不精研。太安元年，知季氏之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持仙藥之襍，將入室弟子東投霍山，莫知所在焉。

(四) 佛教之輸入

在文人消極頹廢與民衆迷信法術的環境之下，最利於神秘宗教的產生或輸入。佛教何時輸入雖不可知，但最晚到東漢初期已有人信仰（第四一六節），到漢末無論宮中（第四一七節）與民間（第四一八節）都很歡迎這個新的宗教。但起初的信徒並沒有深刻的認識，浮屠也不過是一種新的神祀而已，直到三國時代仍有此種情形（第四一九節）。當初國家不准漢人出家，到五胡亂華時人民纔有爲僧尼的完全自由；風氣所趨，許多動機不純的人也都出家（第四二〇節）。「看破紅塵」的現象日漸加盛（第四二二節），擯棄財色隱頓修行的神秘過程中的種種特殊心理表現也發生於向來實事求是的漢族中（第四二三節）。在四民之外，無形中產出一個打破家族的出家階級，相率以「釋」字爲標幟（第四二三節），甚至有超脫

國家管束的趨向（第四二四節）。當初只是一類新神祀的佛教也漸漸內容充實，有人往西域留學求經，認真研究（第四二五節）。到東晉時代，譯經日多，以至需要整理編目（第四二六節）。譯經之外，漢人也從事著作，最早的一種重要作品就是無名氏摹仿道家聖經的老子所撰的四十二章經（第四二七節）。這可說是一本佛法入門的宣傳品。

第四一六節

後漢書卷七十二 楚王英傳

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爲楚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二十八年就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十年，以臨淮之取慮須昌二縣益楚國。自顯宗爲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卽位，數受賞賜。永平元年，特封英舅子許昌爲龍舒侯。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繯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繯白紈三十四詣國相曰：「詔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繯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

「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選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第四一七節

後漢書卷六〇下襄楷傳

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尙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詐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

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嬖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

第四一八節

後漢書卷一〇三陶謙傳

同郡人罕融聚衆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爲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

人。

第四一九節——慧皎高僧傳卷一曇柯迦羅傳

常賞遊化，不樂專守。以魏嘉平中來至維陽。於時魏境雖有佛法，而道風訛替；亦有衆僧，未稟歸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設復齋懺，事法祠祀。迦羅既至，大行佛法。時諸僧共請迦羅譯出戒律。迦羅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戒心，止備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中夏戒律始自乎此。

第四二〇節——慧皎高僧傳卷一〇佛圖澄傳

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爲應得事佛與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充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真偽！」

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祀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

華夏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白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僞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

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允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捨於淫祀樂事佛者，悉聽爲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

第四二一節——慧皎高僧傳卷四僧度傳

竺僧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也。雖少出孤微，而天恣秀發。至年十六，神情爽拔，卓爾異人，性度溫知，鄉鄰所羨。時獨與母居，孝事盡禮。

求同郡楊德慎女，亦乃衣冠之家人，女字苕華，容貌端正，又善墳籍，與度同年。求婚之日，即相許焉。未及成禮，苕華母亡，頃之苕華父又亡，度母亦卒。

度親世代無常，忽然感悟，乃捨俗出家，改名僧度，抗迹塵表，避地遊學。苕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傷毀，宗祀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改遠志；曜翹燦之姿於盛明之世，遠然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叵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籬；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眈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恤後！」

度答書曰：「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

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爲愧！然積篋成山，亦冀從微之著也。且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般若；雖王公之服，八珍之饈，鏗鏘之聲，煒曄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萬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爲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爲務。卿年德並茂，宜速有所慕，莫不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也！」又報詩五篇，其一首曰：「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啟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己，寧云己恤他？」度旣志懷匪石，不可迴轉，若華感悟，亦起深信。度於是專精佛法，披味羣經，著毗曇旨歸，亦行於世。後不知所終。

第四三二節——慧皎高僧傳卷一二慧嵬傳

釋慧崑，不知何許人。止長安大寺，戒行澄潔；多棲處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來，崑神色無變，乃謂鬼曰：「汝既無頭，便無頭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形，復作無腹鬼來，但有手足。鬼又曰：「汝既無腹，便無五藏之憂，一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崑皆隨言遣之。後冬時天甚寒雪，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柔雅，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喻。」談說欲言，勸勤其意。鬼厥志貞確，一心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蕘見試！」女遂淩雲而逝，顯歎曰：「海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後以晉隆安三年與法顯俱遊西域，不知所終。

第四二三節——慧皎高僧傳卷五道安傳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爲永式。……有別記云：河北別

有竺道安，與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爲釋。世見其二姓，因謂爲兩人，謬矣。

第四二四節——慧皎高僧傳卷六慧遠傳

昔成帝幼冲，庾冰輔政，以爲沙門應敬王者。尙書令何充僕射褚瑩諸葛恢等奏不應敬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爲駁。同異紛然，竟莫能定。及玄在姑熟，欲令盡敬，乃與遠書曰：「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喻。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今以呈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一二，令詳遣想，必有以釋其所疑耳。」遠答書曰：「夫稱沙門者何耶？謂能發矇俗之幽昏，啟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弘矣。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玄雖苟執先志，恥卽外從，而親遠辭旨，趨趨未決。有頃玄篡位，卽下書

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故興其敬。今事既在己，宜盡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

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凡有五篇。一曰：「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以成教。」二曰出家，謂「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尙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近開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三曰求宗不順化，謂「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其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其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故沙門雖抗禮萬乘，高尙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四曰體極不兼應，謂「如來之與周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或

異，終期必同。故雖曰道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愛也。」
五曰：「形盡神不滅，謂「識神馳騫，隨行東西也。」此是論之大意。自是沙門得全方外之迹矣。

第四二五節——慧皎高僧傳卷四朱士行傳

朱士行，潁川人，志業方直，歎沮不能移其操。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即小品之舊本也。文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意隱質，諸未盡善。每歎曰：「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闐，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卷。遣弟子弗如檀，此言法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未發之頃，于闐諸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爲地主，若不禁之，將亂大法，聾盲漢地，王之咎也！」王卽不聽齋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爲證。王卽許焉。於是積薪殿前

，以火焚之。士行臨火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如何！」言已，投經火中，火即爲滅，不損一字，皮牒如本。大衆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陳留倉垣水南寺。

時河南居士竺叔蘭，本天竺人，父世避難，居於河南。蘭少好遊獵，後經暫死，備見業果，因改厲專精，深崇正法。博究衆音，善於梵漢之語。又有無羅叉比丘，西域道士，稽古多學。乃手執梵本，叔蘭譯爲晉文，稱爲放光般若。

皮牒故本今在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龍就叔蘭一時寫五部，校爲定本。時未有品目，舊本十四匹繼，今寫爲二十卷。

士行遂終於于闐，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闡維之，薪盡火滅，屍猶能全。衆咸驚異，乃呪曰：「若眞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因歛骨起塔焉。後弟子法益從彼國來，親傳此事。故孫綽正像論云：「士行散形於于闐；」此之謂也。

第四二六節——慧皎高僧傳卷五道安傳

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叙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爲起盡之義；及析疑執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深旨。條貫既序，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證品新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四方學士競往師之。

第四二七節——四十二章經

初經家標序三

初序始成正覺

世尊成道已，作是思惟：離欲寂靜，是最爲勝；住大禪定，降諸魔道。

二序傳法度人

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度橋陳如等五人，而證道果。

三序懷疑請教

復有比丘所說諸疑，求佛進止。世尊教勅，一一開悟。合掌敬諾，而順尊勅。

二金口親宣分四十二

初出家證果

佛言：辭親出家，識心達本，解無爲法，名曰沙門。常行二百五十戒，進止清淨，爲四真道行，成阿羅漢。阿羅漢者，能飛行變化，曠劫壽命，住動天地。次爲阿那含。阿那含者，壽終靈神上十九天，證阿羅漢。次爲斯陀含。斯陀含者，一上一還，即得阿羅漢。次爲須陀洹。須陀洹者，七死七生，便證阿羅漢。愛欲斷者，如四肢斷，不復用之。

二斷欲絕狀

佛言：出家沙門者，斷欲去愛，識自心源，達佛深理，悟無爲法。內無所得；外

無所求；心不繫道，亦不結業。無念無作，非修非證。不歷諸位，而自崇最。名之爲道。

三割愛去貪

佛言：剃除鬚髮，而爲沙門。受道法者，去世資財，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慎勿再矣！使人愚蔽者，愛與欲也。

四善惡並明

佛言：衆生以十事爲善，亦以十事爲惡。何等爲十？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殺，盜，淫。口四者，兩舌，惡口，妄言，綺語。意三者，嫉，恚，癡。如是十事，不順聖道，名十惡行。是惡若止，名十善行耳。

五轉重令輕

佛言：人有衆過，而不自悔，頓息其心；罪來赴身，如水歸海，漸成深廣。若人有過，自解知非，改惡行善，罪自消滅。如病得汗，漸有瘡損耳。

六忍惡無瞋

佛言：惡人聞善故來撓亂者，汝自禁息，當無瞋責。彼來惡者而自惡之。

七惡還本身

佛言：有人聞吾守道，行大仁慈，故致罵佛。佛默不對。罵止，問曰：「子以禮從人，其人不納，禮歸子乎？」對曰：「歸矣。」佛言：「今子罵我，我今不納，子自持禍歸子身矣！猶響應聲，影之隨形，終無免難。慎勿爲惡！」

八塵唾自汗

佛言：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從己墮。逆風颺塵，塵不至彼，還至己身。賢不可毀，禍必滅己。

九返本會道

佛言：博聞愛道，道必難會；守志奉道，其道甚大。

十喜施獲福

佛言：親人施道，助之歡喜，得福甚大。沙門問曰：「此福盡乎？」佛言：「譬如一炬之火，數千百人各以炬來分取，熟食除冥，此炬如故。」福亦如之。」

十一施飯轉勝

佛言：飯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持五戒者。飯五戒者萬，不如飯一須陀洹。飯百萬須陀洹，不如飯一斯陀含。飯千萬斯陀含，不如飯一阿那含。飯一億阿那含，不如飯一阿羅漢。飯十億阿羅漢，不如飯一辟支佛。飯百億辟支佛，不如飯一三世諸佛。飯千億三世諸佛，不如飯一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

十二舉難勸修

佛言：人有二十難：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棄命必死難，得覩佛經難，生值佛世難，忍色忍欲難，見好不求難，被辱不瞋難，有勢不臨難，觸事無心難，廣學博究難，除滅我慢難，不輕末學難，心行平等難，不說是非難，會善知識難，見性學

道難，隨化度人難，親境不動難，善解方便難。

十三問道宿命

沙門問佛：「以何因緣得知宿命，會其至道？」佛言：「淨心守志，可會至道；譬如磨鏡，垢去明存。斷欲無求，當得宿命。」

十四請問善大

沙門問佛：「何者爲善？何者最大？」佛言：「行道守眞者善，志與道合者大。」

十五請問力明

沙門問佛：「何者多力？何者最明？」佛言：「忍辱多力。不懷惡故，兼加安健；忍者無惡，必爲人尊。心垢滅盡，淨無瑕穢，是爲最明。未有天地，遠於今日，十方所有，無有不見，無有不知，無有不聞，得一切智，可謂明矣！」

十六拾愛得道

佛言：人懷愛欲不見道者，譬如澄水，致手攪之，衆人共臨，無有覩其影者。人

以愛欲交錯，心中濁興，故不見道。汝等沙門當捨愛欲：愛欲垢盡，道可見矣。

十七明來暗謝

佛言：夫見道者，譬如持炬入冥室中，其冥即滅，而明獨存。學道見諦，無明即滅，而明常存矣。

十八念等本空

佛言：吾法念無念念，行無行行，言無言言，修無修修。會者近爾，迷者遠乎！言語道斷，非物所拘。差之毫釐，失之須臾。

十九假真並觀

佛言：觀天地，念非常；觀世界，念非常；觀靈覺，即菩提。如是知識，得道疾矣。

二十推我本空

佛言：當念身中四大各自有名，都無我者。我既都無，其如幻耳！

二十一 名聲喪本

佛言：人隨情欲，求於聲名；聲名顯著，身已故矣。貪世常名，而不學道，枉功勞形；譬如燒香，雖人聞香，香之燼矣。危身之火，而在其後！

二十二 財色招苦

佛言：財色於人，人之不捨；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餐之美，小兒舐之，則有割舌之患。

二十三 妻子甚獄

佛言：人繫於妻子舍宅，甚於牢獄；牢獄有散釋之期，妻子無遠離之念。情愛於色，豈憚驅馳？雖有虎口之患，心存甘伏。投泥自溺，故曰凡夫。透得此門，出塵羅漢。

二十四 色欲障道

佛言：愛欲莫甚於色。色之爲欲，其大無外！賴有一矣；若使二同，普天之人

無能爲道者矣！

二十五欲火燒身

佛言：愛欲之人，猶如執炬逆風而行，必有燒手之患。

二十六天魔燒佛

天神獻玉女於佛，欲壞佛意。佛言：「革囊衆穢！爾來何爲？去，吾不用！」
天神愈敬，因問道意。佛爲解說，即得須陀洹果。

二十七無著得道

佛言：夫爲道者，猶木在水，尋流而行；不觸兩岸，不爲人取，不爲鬼神所遮，不爲涸流所住，亦不腐敗，吾保此木決定入海。學道之人不爲情欲所惑，不爲衆邪所燒，精進無爲，吾保此人必得道矣。

二十八意馬莫縱

佛言：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慎勿與色會，色會即禍生。得阿羅漢已，乃可

信汝意。

二十九正觀敵色

佛言：慎勿視女色，亦莫共言語。若與語者，正心思念，我爲沙門，處於濁世，當如蓮華，不爲泥汙；想其老者如母，長者如姊，少者如妹，稚者如子。生度脫心，息滅惡念。

三十欲火遠離

佛言：夫爲道者，如被乾草，火來須避。道人見欲，必當遠之。

三十一心寂欲除

佛言：有人患淫不止，欲自除陰。佛謂之曰：「若斷其陰，不如斷心。心如功曹；功曹若止，從者都息。邪心不止，斷陰何益？」佛爲說偈：「欲生於汝意，意以思想生。二心各寂靜，非色亦非行。」佛言：「此偈是迦葉佛說。」

三十二我空怖滅

佛言：人從愛欲生憂，從憂生怖。若離於愛，何憂何怖？

三十三智明破魔

佛言：夫爲道者，譬如一人與萬人戰；挂鎧出門，意或怯弱，或半路而退，或格鬪而死，或得勝而還。沙門學道，應當堅持其心，精進勇銳，不畏前境；破滅衆魔，而得道果。

三十四處中得道

沙門夜誦迦葉佛遺教經，其聲悲緊，思悔欲退。佛問之曰：「汝昔在家曾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言：「絃緩如何？」對曰：「不鳴矣。」「絃急如何？」對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對曰：「諸音普矣。」佛言：「沙門學道亦然！心若調適，道可得矣。於道若暴，暴卽身疲；其身若疲，意卽生惱；意若生惱，行卽退矣；其行旣退，罪必加矣。但清淨安樂，道不失矣。」

三十五垢淨明存

佛言：如人鍛鐵，去滓成器，器即精好。學道之人去心垢染，行即清淨矣。

三十六展轉獲勝

佛言：人離惡道，得為人難。既得為人，去女即男難。既得為男，六根完具難。

。六根既具，生中國難。既生中國，值佛世難。既值佛世，遇道者難。既

得遇道，與信心難。既與信心，發菩提心難。既發菩提心，無修無證難。

三十七念戒近道

佛言：佛子離吾數千里，憶念吾戒，必得道果。在吾左右，雖常見吾，不順吾戒

，終不得道。

三十八生即有滅

佛問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數日間。」佛言：「子未知道。」復問

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飯食間。」佛言：「子未知道。」復問

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呼吸間。」佛言：「善哉！子知道矣！」

三十九教海無差

佛言：學佛道者，佛所言說，皆應信順。譬如食蜜，中邊皆甜；吾經亦爾。

四十行道在心

佛言：沙門行道，無如磨牛；身雖行道，心道不行。心道若行，何用行道？

四十一直心出欲

佛言：夫爲道者，如牛負重，行深泥中，疲極不敢左右顧視；出離淤泥，乃可蘇息。

沙門當觀情欲甚於淤泥；直心念道，可免苦矣。

四十二達世知幻

佛言：吾視王侯之位如過隙塵，視金玉之寶如瓦礫，視紈素之服如敝帛，視大千界如一詞子，視阿耨池水如塗足油，視方便門如化寶聚，視無上乘如夢金帛，視佛道

如眼前華，視禪定如須彌柱，視涅槃如晝夕寤，視倒正如六龍舞，視平等如一真地，視興化如四時木。

第二十六章 五胡亂華（西元三一七至三八三）

（一）背景

土著開化的富裕地帶對於游牧民族有不可抵禦的誘惑力。除非土著人民有能力把他們完全殲滅或驅逐到絕遠的地方，這些逐水草而居的人終久要衝破文明區域的壁壘。中國北邊及西北的民族，只有北匈奴曾被驅逐遠竄，但一大半是靠南匈奴與西北羌胡的助力（見前第三六〇節）。至於任何異族的完全殲滅，在漫無涯際的沙漠曠野中全談不到。中國因此感到只有容他們進到邊地居住，給他們一種享受文明社會生活的機會，纔能滿足他們的欲望，減少他們不斷擾邊的麻煩。同時中國自己也相信夷狄移近內地易於監視控制。所以兩漢魏晉數百年來中國就一貫的實行這種雙方尚可滿意的政策（第四二八至四三〇節）。這是中國對外族不能捕滅，不能逐遠，最多只能戰勝，而往往被戰敗的局面之下的不可避免的政策。

但中國既把夷狄遷近內地，卻無通盤的計劃，一任地方官擺佈。地方官對他

們不知牢籠，往往欺壓奴略，不只時常引起叛亂，並且使他們對中國發生惡感，時刻怨恨，因而阻止他們華化的趨向。數十年以至數百年與中國人雜處而不同化，這是後代所絕無的例。夷狄中最著名被中國人欺侮的恐怕就是石勒（第四三一節）。

除以上種種因緣之外，東漢建都洛陽的失策也與五胡亂華有關係（第四三二節）。若都長安，西北或者不至大半成爲羌胡的居地；由長安方面看，并州，最少并州南部，是後方內地，或者也不至由匈奴任意蔓延佔據。所以建都洛陽無論本意如何，結果等於向夷狄表示退縮，把西北與正北的國防要地拱手讓人。建都長安不見得能永久防止胡人內侵，但建都洛陽的確給外族一個內侵的莫大便利。劉淵起事是中原正式淪喪的開始；但實際上中原的一部份，並且是國防上最衝要的部份，早已成了胡人的勢力。

上列種種原因雖很重要，但可說都是可輕可重的外因。根本講來，五胡亂華

還是由於政治瓦解民氣消沉的嚴重內因。

第四二八節——晉書卷九七匈奴列傳

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連九夷，西距六戎。

世世自相君臣，不稟中國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獯豸，漢曰匈奴。

其強弱盛衰，風俗好尚，區域所在，皆列于前史。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

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携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

，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

之，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納繡絹錢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歷代

不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

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後漢末，天下騷動，羣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為寇

，宜先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為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

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于太原故汜

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

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武帝踐阼後

，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

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

秦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植持節討之。植素有志略

，以猛衆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

敢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我

狄疆穢，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

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

！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

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

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

至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驢什物不可勝紀，來降，并貢其方物。帝並撫納之。

北狄以部落爲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勤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禿童種，勃叢種，羌渠種，賀賴種，鍾鼓種，大櫻種，雍屈種，眞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

屠各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奔蠡王，右奔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尙王，右漸尙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爲輔相。卜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

蘭氏則有左當戶右當戶，番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維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蔡母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武帝時有騎督蔡母俱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史，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

第四二九節——晉書卷五六江統傳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祖蕤以義行稱，爲譙郡太守，封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巋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名。襲父爵，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擒氏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贊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

，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卽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

弱則畏服，疆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疆也，以殷之高宗而德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疆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繚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驪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縷。齊桓攘之，存

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戎。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

〔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鄯驢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尙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

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痲篤難療，瘡大運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狂悖，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帝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臣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

〔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爲鹵，鄰國白渠灌溉相通。

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

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
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地。廩其道路之糧
，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關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
所。上合往古卽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
遠中國，隔闕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
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
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

「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蒼饑累荒
，疫癘之災札瘥天昏。凶逆旣戮，悔惡初附，且歎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
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
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
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憤出矣！」答曰：羌戎狡猾，

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互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逆，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爲尙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

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

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邇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遇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要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糲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便相瞻；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

，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覽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

「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觀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

一榮陽句驎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成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

第四三〇節

——晉書卷四七傅玄傳

臣以爲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令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久安也。若後有動聲，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

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

第四三二節 晉書卷一〇四載記第四石勒傳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匄，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胃。祖耶奕子，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並爲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凶蟲，不爲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鄆人郭敬陽曲甯驅以爲

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每聞犂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太安中，并州饑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鴈門還依甯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驅匿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饑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日大饑，不可守窮。諸胡饑甚，宜誘將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爲隆所毆辱。敬先以勒屬郭陽及兄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爲解請；道路饑病，賴陽時而濟。旣而賣與荏平人師權爲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權，權亦奇其

狀貌而免之。權家鄰於馬牧，與牧卒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嘗備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遼明等八騎，爲羣盜。後郭傲，劉徵，劉寶，張躄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爲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騶驢諸苑中，乘苑馬遠掠澹寶，以賂汲桑及成都王穎，敗乘輿于蕩陰，逼帝如鄴宮。王浚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爲張方所逼，遷于長安。關東所存兵起，皆以誅穎爲名。河間王顥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議廢穎。是歲劉元海稱漢王于黎亭。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焉。

第四三二節——後漢書卷一一〇上杜篤傳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爲御史大夫。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爲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

令怨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爲重知。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不敢具陳。昔殷庚去奔，行儉於亳；成周之隆，乃卽中洛。遭時制都，不常厥邑。

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或棄去阻阨，務處平易；或據山帶河，并吞六國；或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卽日車駕，策由一卒；或知而不從，久鄙境埒。臣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

「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洛邑，巡于西嶽，推天時，順斗極，排閭闔，入函谷，親履於瞻睞，圖險於隴蜀。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宮室，傷

愍舊京。即詔京兆，迺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觀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思，唱乎以思，詔夏之隆。遂天旋雲遊，造舟于渭，北流涇流；千乘方轂，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瘞后土，禮邠郊。其歲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篤宮，六王邸，高車廡；於長安修理東都城門。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霸澗，西望昆明，北登長平；規龍首，撫未央，覲今樂，僖建章。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客有爲篤言：彼增井之潢汙，固不容夫吞舟，且洛邑之停滯，曷足以居乎萬乘哉？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姦萌！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爲述天漢之崇，世據靡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曰：

「昔在強秦，爰初開畔，竊自岐離，國富人衍，卒以并兼，桀虐作亂。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蹈滄海，跨崑崙；奮慧光，增項軍；遂濟人難，蕩滌于泗沂。劉敬

建策，初都長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賑人以農桑，率下以約己；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僞之物不鬻於市。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鉤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校平城之讎。遂命要騎，勤任衛青，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祁連；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燒薊帳，繫閼氏；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蠶；馳汎岸，獲昆彌；虜傲倨，驅騾驢；馭宛馬，鞭駃騠；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并域屬國，一郡領方；立候隅北，建護西羌；捶驅氐隴，寥狼邛笮；東擁烏桓，蹂躪濊貊；南羈鈞町，水飢強越；殘夷文身，海波沫血；郡縣日南，漂槩朱崖；部尉東南，兼有黃支；連緩耳，瓊雕題；摧天督，牽象犀；椎犂蛤，碎瑠璃；甲瑋瑁，戕鸞鷲。於是同穴裘褐之域，共川鼻飲之國，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非夫大漢之盛世，藉離土之譏，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

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皆莫能遷於靡州而背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義農已來無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以育業，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

禹貢所載，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蠢生萬類，梗枴槽枓，蔬果成實；吠瀆潤淤，水泉灌溉，漸澤成川，粳稻陶塗；厥土之膏，畝價一金；田田相如，鑿鑿株林；火耕流種，功淺得深。既有蓄積，隄塞四臨；西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欽巖。關函守嶢，山東道窮；置列沔隴，雍偃西戎；拒守褒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綱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城池百尺，隄塞要害，關梁之險，多所矜帶。一卒舉礪，千夫沈滯；一人奮戟，三軍沮敗。地勢便利，介冑剽悍，可與守近，利以攻遠；

士卒易保，人不肉袒。肇十有二，是爲膽腴，用霸則兼并，先據則功殊；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爲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進攻則百尅，退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函，而守國之利器也！

「逮及亡新，時漢之衰，偷忍淵函，篡器慢遠，徒以執便，莫能卒危。假之十八，誅自京師。天畀更始，不能引維，慢藏招寇，復致赤眉。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並戰，未知是非。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受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立號高邑，擐旗四靡；首策之臣運籌出奇，虓怒之旅如虎如驍，師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剝蛇，莫之方斯，大呼山東，響動流沙；嬰龍淵，首鏖鄴，命騰太白，親發狼弧；南禽公孫，北背強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乃廓平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兆庶之壘壘，遂興復乎大漢。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而主上方以邊垂爲憂，忿葭萌之不柔，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靡州也。方躬勞聖思，以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信威於征伐，展武乎荒裔。若

夫文身鼻飲緩耳之主，椎結左衽鑿鑄之君，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爲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意以爲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徒垂意於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故存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客以利器不可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停滯與？」

篤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關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篤常嘆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爲吏；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爲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

(二) 中原詠喪

由劉淵起事到元魏統一中原，中國經過一百三十六年的大亂，就是所謂五胡十六國的時代（第四三三節）。最早發動的就是自漢宣帝以下蔓延內地的并州匈奴（第四三四節）。所謂大晉一統的虛僞立刻揭開，真正抵抗的能力全告缺乏（第四三五第四三六節）。但這些外族大半都受過中國文化的影響，佔領中原之後就極力漢化，甚至忌諱「胡」字（第四三七節），可見前此中國對他們的虐待是防止他們漢化的最大原因。但「非我族類」，種族間的衝突難免（第四三八節）。外族多年的怨氣至此方得任意發洩，胡人對漢人往往故意侮辱或大規模的屠殺；漢人只好忍受，但最少有一次得了臨時報復的機會（第四三九節）。

第四三三節——晉書卷一〇一至一三〇載記序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首衣皮，殄殮飲漚，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已詳備。軒帝患其于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荒服，同乎禽獸。而於

露寒之野候月，颯風，觀隙揚埃，乘間騎暴；邊城不得緩帶，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此言能教訓卒伍，整齊車甲；邊境既伏，境內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登天山，絕地脉；苞玄菟，歛黃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寬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踐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爲魏處戎夷曠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至！語曰：「失以豪釐」，晉卿大夫之辱也。聽之誓兵，東兼齊地；矚之馳旂，西踰隴山。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據地險。迴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之。胡人利我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効尤。

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

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健後一年也，僞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北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枋。華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捲，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爲之禍首云。

第四三四節——晉書卷一〇一載記第一劉元海傳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名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焉。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與鞮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雖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卽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遼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

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轅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

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郿張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二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

翻亂英慧；七歲遭母憂，擗踊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歎賞。時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

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

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有屯留

崔謏之襄陵公師或等皆善相人，及見元海，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息。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爲侍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秦始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

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鑿，雖由余日碑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鑿，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琰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憲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季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憲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爲害。吾本無官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

慷慨歎歎，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爲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爲君王保明之！且大晋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晋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元海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僞傑無不至者；幽冀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楊駿輔政，以元海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

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故北部都尉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與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元海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

是密共推元海爲大軍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元海請歸會葬，穎弗許。

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穎爲

皇太弟，以元海爲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穎，次于蕩陰。穎假元海輔國將軍，督

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穎以元海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并州刺史東瀛公騰

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元海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鄙

士庶所能禦之。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不？

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

，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勳

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爲殿下沒命投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

王浚豎子，東瀛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

至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爲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

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堵以鎮之，當爲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

可指日而懸矣！」穎悅，拜元海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濬使將軍郝弘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眞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爲晉人所服。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爲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元海曰：「善！當爲崇固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願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

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尋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

永興元年，元海乃爲壇於南郊，僭即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偽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遺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夏商，卜世過於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賊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養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後，皇嗣漸頽，天步艱難，國統頻絕。黃巾海沸於九州，羣閹毒流於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泰，旋軫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嘗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

年于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告。孤今猥爲羣公所推，紹脩三祖之業。顧茲阨閼，戰惶靡厝。但以大恥未雪，社稷無主；銜膽擗冰，勉從羣議。」乃赦其境內，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置百官，以劉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劉宏爲大尉，其餘拜授各有差。

東瀛公騰使將軍聶玄討之，戰于大陵，玄師敗績。騰懼，率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爲寇。元海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涇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

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于離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饑，遷于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其太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以其前將軍劉景爲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于板橋，爲琨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元海曰：「殿下自起兵以來，漸已一周；而顯守偏方，

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臬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剋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豎鴻基剋殄疆寇者也！」元海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盡降。時汲桑起兵趙魏，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氐酋大單于徵，東萊王彌及石勒等並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永鳳。

第四三五節——晉書卷五懷帝紀

五年春正月，帝密詔荀晞討東海王越。壬申，晞爲曹嶷所破。乙未，越遣從事中郎將楊瑄徐州刺史裴盾共擊晞。癸酉，石勒入江夏，太守楊琨奔于武昌。乙亥，李雄攻陷涪城。梓潼太守譙登遇害。湘州流人杜弢據長沙反。戊寅，安東將軍瑯琊王睿使將軍甘卓攻鎮東將軍周馥於壽春，馥衆潰。庚辰，太保平原王幹薨。二月，石勒寇汝南，汝南王祐奔建鄴。三月戊午，詔下東海王越罪

狀，告方鎮討之。以征東大將軍荀晞爲大將軍。景子，東海王越薨。四月戊子，石勒追東海王越喪，及於東郡。將軍錢端戰死，軍潰。太尉王衍，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尚書鄭豫，武陵王澹等皆遇害，王公已下死者十餘萬人。

東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尋又沒于石勒。賊王桑冷道陷徐州，刺史裴盾遇害。

桑遂濟淮，至于歷陽。五月，益州流人汝班梁州流人蹇撫作亂於湘州，虜刺史荀眺，南破零桂諸郡，東掠武昌。安城太守郭察，邵陵太守鄭融，衡陽內史滕育

並遇害。進司空王濂爲大司馬，征西大將軍南陽王模爲太尉，太子太傅傅祗爲司

徒，尚書令荀藩爲司空，安東將軍琅琊王睿爲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越之出也，使

河南尹潘滔居守。大將軍荀晞表遷都倉垣，帝將從之。諸大臣畏滔，不敢奉詔。

且宮中及黃門懸資財，不欲出。至是饑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帝召羣臣會議，將行而警衛不備。帝撫手歎曰：「如何會無車輿？」乃使司徒傅祗出詣河陰，脩理舟楫，爲水行之備。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

至銅甌街，爲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六月癸未，劉曜王彌石勒同寇洛川。王師頻爲賊所敗，死者甚衆。庚寅，司空荀藩光祿大夫荀組奔轅轅，太子左率溫畿夜開廣莫門，奔小平津。丁酉，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爲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燒宮廟，逼辱妃后。吳王晏，竟陵王楙，尚書左僕射和郁，右僕射曹馥，尚書閻丘沖袁粲王緝，河南尹劉默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以帝爲會稽公。荀藩移檄州鎮，以琅琊王爲盟主。豫章王端東奔苟晞，晞立爲皇太子，自領尚書令，具置官屬，保梁國之蒙縣。百姓饑餓，米斛萬餘價。秋七月，大司馬王濬承制，假立太子，置百官署征鎮。石勒寇數陽，沛王滋戰敗遇害。八月，劉聰使子粲攻陷長安，太尉征西將軍南陽王模遇害。長安遣人四千餘家，奔漢中。九月癸亥，石勒襲陽夏，至于蒙縣。大將軍苟晞豫章王端並沒於賊。冬十月，勒寇豫州，諸軍至江而還。十一月，猗盧寇太原。平北將軍劉琨不能制，徙五縣百姓於新興，以

其地居之。

六年春正月，帝在平陽。劉聰寇太原。故鎮南府牙門將胡亢聚衆寇荆土，自號楚公。二月壬子，日有食之。癸丑，鎮東大將軍琅琊王睿上尙書，檄四方，以討石勒。大司馬王浚移檄天下，稱被中詔承制，以荀藩爲太尉。汝陰王熙爲石勒所害。夏四月景寅，征南將軍山簡卒。秋七月，歲星彗惑太白聚于牛斗。石勒寇冀州。劉粲寇晉陽。平北將軍劉琨遣部將郝詵帥衆禦粲，詵敗績，死之。太原太守高喬以晉陽降粲。八月庚戌，劉琨奔於常山。辛亥，陰平都尉董沖逐太守王鑿，以郡叛降于李雄。乙亥，劉琨乞師于猗盧，表盧爲代公。九月己卯，猗盧使子利孫赴琨，不得進。辛巳，前雍州刺史賈疋討劉粲於三輔，走之。關中小定，乃與衛將軍梁芬京兆太守梁綜共奉秦王鄴爲皇太子於長安。冬十月猗盧自將六萬騎，次于益城。十一月甲午，劉粲遁走。劉琨收其遺衆，保于陽曲。是歲大疫。

七年春正月，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丁未，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三十。帝初誕，有嘉禾生于豫章之南昌。先是望氣者云：「豫章有天子氣。」其後竟以豫章爲皇太弟。在東宮恂恂謙損，接引朝士，講論書籍。及即位，始遵舊制，臨太極殿，使尚書郎讀時令。又於東堂聽政。至於晏會，輒與羣官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祕書監荀勗又常謂人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爲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無幽厲之變，而有流亡之禍！」

第四三六節——晉書卷五愍帝紀

四年春三月，代王猗盧薨，其衆歸于劉琨。夏四月丁丑，劉曜寇上郡，太守藉韋率其衆奔于南鄭。涼州刺史張寔遣步騎五千米赴京都。石勒陷廩丘，北中郎將劉演奔。五月，平東太守雷炤害南廣太守孟桓，帥二郡三千餘家叛降于李

雄。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蝗。秋七月，劉曜攻北地。麴允帥步騎三萬救之，王師不戰而潰。北地太守麴昌奔于京師。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

建威將軍魯克，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等皆死之。八月，劉曜逼京師，內外斷絕。鎮西將軍焦嵩，平東將軍宋哲，始平太守竺恢等同赴國難。麴允與公卿守長安小城以自固。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東屯霸上。

鎮軍將軍胡崧帥城西諸郡兵屯遮馬橋，並不敢進。冬十月，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太倉有麴數十甌，麴允屑爲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泣謂允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死於社稷，是朕事也！朕念將士，暴離斯酷。今欲因城未陷，爲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決矣！」

十一月乙未，使侍中宋敏送牋於曜，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宋敏奉帝還宮。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時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殺隱

士霍原以應之。及帝如曜營，營實在城東豆田壁。辛丑，帝蒙塵於平陽，魏允及羣官並從。劉聰假帝光祿大夫懷安侯。壬寅，聰臨殿，帝稽首于前。魏允伏地慟哭，因自殺。尚書辛賓梁允，侍中梁潛，散騎常侍嚴敦，左丞相臧振，黃門侍郎任播張偉杜曼，及諸郡守並爲曜所害。華輯奔南山。石勒圍樂平。司空劉琨遣兵援之，爲勒所敗。樂平太守韓據出奔。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叛降于勒。十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己未，劉琨奔薊，依段匹磾。

五年春正月，帝在平陽。庚子，虹霓彌天，三日並照。平東將軍宋哲奔江左。李雄使其將李恭羅賓寇巴東。二月，劉聰使其將劉暢攻棗陽，太守李距擊破之。三月，瑯琊王睿承制改元，稱晉王於建康。夏五月景子，日有食之。秋七月大暑，司冀青雍等四州蝥蝗。石勒亦競取百姓禾，時人謂之「胡蝗」。八月，劉聰使趙固襲衛將軍華蒼於定穎，遂害之。冬十月景子，日有食之。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獻歎流涕。聰

聞而惡之。聽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盞。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爲聽所害。十二月戊戌，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十八。帝之繼皇統也，嗣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牆宇頽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闕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

第四三七節——晉書卷一〇五載記第五石勒傳下

太興二年，勒僞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悌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官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遐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爲律學祭酒。任播崔潞爲史學祭酒。中壘支雄游擊王陽並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等爲門生主書，司典

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季龍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勳，教國子擊刺戰射之法。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實蒞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羣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羣臣議請論功，勒曰：「自孤起軍，十六年于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之先也。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爲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申孤之心也。」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

孔長攻邵續別營十一，皆下之。續尋爲石季龍所獲，送于襄國。劉曜將尹安朱始據洛陽，降于勒。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龜于檀丘。龜遣使詣勒，陳討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爲龜前鋒，使張敬率騎繼之。敬達東平，龜疑敬之襲己也。

，靳步都等三百餘人，復降于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其襟要以守之。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潯洿汎溢，衝陷山谷，巨松僵拔，浮于潯洿，東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孔萇攻陷文鴛十餘營。萇不設備，鴛夜擊之，大敗而歸。勒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爲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禮樂備矣。使石季龍率步騎四萬討徐龕。龕遣長史劉霄詣勒乞降，送妻子爲質，納之。時蔡豹屯于譙城。季龍攻豹，豹夜遁。季龍引軍城封丘而旋。徙朝臣掾屬已上士族者三百戶于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

勒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翊曰：「夫人君爲令，尙望威行天下，況宮闕之間乎？」

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耶？」翊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怒而不罪。

使石季龍擊託候部握鞞，哪於冢北，大破之，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清定五品，以

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爲左執法郎，孟卓爲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羣寮及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直。

第四三八節——晉書卷一〇六載記第六石季龍傳上

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隗隗，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

第四三九節——晉書卷一〇七載記第七石季龍傳下

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鑿于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去者填門。閔知胡

之不爲已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閱書誅之。

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

(三) 漢族南遷

五胡亂華時的喪亂情形恐怕是前此內亂時所未有(第四四〇節)。許多地方的人，除一部份絕對運命論的信徒，都覺得不能再繼續支持，只有另尋樂土。達巧晋室有人見到這一層，在江東已立了新的根據地(第四四一節)，於是中原的人士就大批的渡江避亂(第四四二節)。當時流亡的情景，我們只能想像，不能詳知；但由喪禮的成爲問題就可知骨肉離散是如何的普遍(第四四三節)。

方才過江的時候，一般的人還以爲這不過是暫時的避難，並不是長久的遷移；但不久都漸漸覺得中原的故鄉永無歸還的希望(第四四四節)。敵國外患似乎不

是興國的絕對良藥，南渡之後政治的腐敗與人心的麻木仍與先前一樣（第四四五節四四六節）。

第四四〇節——晉書卷六二劉琨傳

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現在路上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耄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糶，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返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旣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加循環，不遑寢食。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逼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禦疆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騎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

其命。今上尙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見聽處！」朝廷許之。

時東瀛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琨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鞭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

第四四一節——晉書卷六五王導傳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即丘子。司空劉寔尋引爲東閣祭酒，遷秘書郎，太子舍人，尙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爲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

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榮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驕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實循此士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

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刻己勵節，匡主寧邦。

。於是尤見委杖，情好日隆；顛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常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爲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爲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羣公卿士皆鑿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勳，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擇良能；願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

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恥辱。天官混雜，朝望殫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峻山海而開導亂源，鑿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

「帝下令曰：『導德重勳高，孤所深倚；誠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己沖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軍。

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讖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

第四四二節——晉書卷一五地理志下

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揚二州疆土廣遠，統理尤難。於是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合十郡，因江

水之名而置江州。永興元年，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二縣，置尋陽郡，屬江州。
分淮南之烏江歷陽二縣，置歷陽郡。又以周玘創義討石冰，割吳興之陽羨，
并長城縣之北鄉，置義鄉，國山，臨津，并陽羨四縣；又分丹陽之永世，置平陵及
永世。凡六縣，立義興郡，以表玘之功，並屬揚州。又以毗陵郡封東海王世子
毗；避毗諱，改爲晉陵。懷帝永嘉元年，又以豫章之彭澤縣屬尋陽郡。愍帝立，
避帝諱，改建鄴爲建康。元帝渡江，建都揚州，改丹陽太守爲尹。江州又置新
蔡郡。尋陽郡又置九江上甲二縣；尋又省九江縣，入尋陽。是時司冀雍涼青并
兗豫幽平諸州皆淪沒，江南所得但有揚荆湘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半，豫州惟
得譙城而已。明帝太寧元年，分臨海，立永嘉郡，統永寧，安固，松陽，橫陽等
四縣；而揚州統丹陽，吳郡，吳興，新安，東陽，臨海，永嘉，宣城，義興，晉陵
十一郡。

自中原亂離，遺黎南渡，並僑置牧司，在廣陵丹徒南城，非舊土也。及胡寇南

侵，淮南百姓皆渡江。成帝初，蘇峻祖約爲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轉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及諸縣；又於尋陽僑置松滋郡，遙隸揚州。咸康四年，僑置魏郡廣川高陽堂邑等諸郡并所統縣，并寄居京邑。改陵陽爲廣陵。孝武寧康二年，又分永嘉郡之永寧縣，置樂成縣。是時上黨百姓南渡，僑立上黨郡，爲四縣，寄居蕪湖。尋又省上黨郡爲縣，又罷襄城郡爲繁昌縣，並以屬淮南。安帝義熙八年，省尋陽縣入柴桑縣，柴桑仍爲郡。後又省上甲縣入彭澤縣。舊江州督荊州之竟陵郡。及何無忌爲刺史，表以竟陵去州遼遠，去江陵三百里，荊州所立綏安郡人戶入境欲資此郡助江濱戍防。以竟陵郡還荊州。又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二郡寄在尋陽，人戶雜居，並宜建督。安帝從之。後又省松滋郡爲松滋縣，弘農郡爲弘農縣，並屬尋陽郡。

第四四三節——晉書卷二〇禮志中

建武元年，以温驕爲散騎侍郎。驕以母亡值寇，不臨殯葬，欲營改葬，罔讓

不拜。元帝詔曰：「温驕不拜，以未得改卜葬送，朝議又頗有異同。爲審由此邪，天下有闕塞，行禮制物者當使理可經通。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盡，蓋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耳。要絰而服金革之役者豈營官邪？隨王事之緩急也。」

今桀逆未梟，平陽道斷，奉迎諸軍猶未得徑進；驕特一身，於何濟其私艱，而以理闕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座門下三省外內羣臣詳共通議如驕比，吾將親裁其中！」於是太宰西陽王羨，司徒臨潁公組，驃騎將軍即丘子導，侍中紀瞻，尚書周顛，散騎常侍荀邃等議，以「昔伍員挾弓去楚，爲吳行人以謀楚，誠志在報讎，不苟滅身也。温驕漕糶，昔在河朔日尋干戈，志刷讎惡，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憑賴王威以展其情。此乃驕之志也。無緣道路未通，師旅未進，而更中辭王事，留志家巷也。以爲誠宜如明詔！」於是有司奏曰：「案如衆議，去建武元年九月下辛未令書，依禮文父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期於畢葬，無遠近之斷也。若亡遇賊難，喪靈無處

，求索理絕，固應三年而除，不得故從未葬之例也。若骨肉殲於寇害，死亡漫於中原，而繼以遺賊未滅，亡者無收殮之實，存者又闕於奔赴之禮，而人子之情哀痛無斷，輒依未葬之義，久而不除；若遂其情，則人居無限之喪，非有禮無時不得之義也。諸如此皆如東關故事，限行三年之禮畢而除也。唯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出自人情。有如此者，非官制之所裁。今竊以未得改卜奔赴，累設疾辭，案辛未之制已有成斷，皆不得復遂其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參議可如前詔，僑受拜，重告以中丞司徒諸如僑比者依東關故事辛未令書之制！」僑不得已乃拜。

是時中原喪亂，室家離析，朝廷議「二親陷沒寇難，應制服不？」太常賀循曰：「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允當人情。」元帝令以循議為然。太興二年，司徒荀組云：「二親陷沒寇難，萬無一翼者，宜使依王法隨例行喪。」庾蔚之云：「二親為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知

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三年之外，便宜婚宦。脩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待中壽而服之也。若境內賊亂清平，肆眚之後，尋覓無蹤跡者，便宜制服。」

第四四節——晉書卷七五范甯傳

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棺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

第四五節——晉書卷六九劉波傳

且苻堅滅亡，於今五年。舊京殘毀，山陵無衛；百姓塗炭，未蒙極接。伏願遠觀漢魏衰滅之由，近覽西朝傾覆之際，超然易慮，爲於未有，則靈根永固，社稷無虞。臣豈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今政煩役殷，所在凋弊；倉廩空虛，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戶口，但咸安已

來十分去三；百姓懷浮游之歎，下泉興周京之思。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贈；法苛政亂者，恤刑不赦。事簡於上，人悅於下。今則不然：告時乞職者，以家弊爲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爲施。古者爲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覈食。至乃貪汚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矜於上，而羣寮肆欲，縱心於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故有識者覩人事以歎息，觀天眚而大懼。

第四四六節——晉書卷七五范甯傳

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致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

(四) 南北分局

漢人渡江是出於不得已，野心較大的人總希望不久能恢復中原（第四四七節）。但南渡的人實際上沒有真正收復失地的能力，即或收復也沒有繼續保持的把握，並且一般的人也沒有再回中原的意志（第四四八節）。同時北方外族中的野心家卻希望能克服長江的天險而吞并整個的中國，但這也是時勢所不許（第四四九節）。南北分立的局面漸漸確定，較近的將來無從打破。

江南雖未受胡蹄踐踏，但二千年來以中原為政治文化重心的古典中國至此已成過去。然而在此後二百年間南北分裂，胡華對立，梵漢合流的黑暗中，卻孕育着一個新的中國。

第四四七節——晉書卷九八桓溫傳

殷浩至洛陽，偕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溫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子午道，別

軍攻上洛。獲苻健荊州刺史郭敦。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衆數萬，屯隴柳，悉思殖以距溫。遂大戰。生親自陷陣，殺溫將應誕、劉泓，死傷千數。溫軍力戰，生衆乃散。雄又與將軍桓冲戰白鹿原，又爲冲所破。雄遂馳襲司馬勳。勳退次女媧堡。溫進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人皆安堵，街業，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溫恃麥熟，取以爲軍資；而健芟苗清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還。帝使侍中黃門勞溫于襄陽。

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潛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覆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母孔氏卒，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詔不許，贈臨賀太夫人印綬，謚曰敬，遣侍中弔祭，謁者監護喪事。旬月之中，使者八至，輜軒相望於道。溫葬畢視事，欲脩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不許。進溫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琅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濟，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將；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冲及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平陽。溫屯故太

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周成以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遣西陽太守滕駿出黃城，討蠻賊文慮等。又遣江夏相劉帖義陽太守胡驥討妖賊李弘，皆破之，傳首京師。

溫還軍之後，司豫青兗復陷于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爲縣公，以

封其次子濟。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溫使竟

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都洛陽。上疏曰：「巴蜀旣平，逆胡消滅；時

來之會旣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

，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旣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

之姿，挺堯皇克期之德，風懷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德，人之情僞

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綱四裔。誠宜遠圖廟算，

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陵振無外；豈

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

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既迴，衆星斯仰；本源既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員通貴於無滯，明哲尙於應機；訖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既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於南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經始，立聖宅心，畫爲九州，制爲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疆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饜屈以待龍中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圯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荆轅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剪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勤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旣脩，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

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味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人所疑。伏願陛下決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 褰裳赴鏹，其甘如薺！」

詔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二軍蕩滌氣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處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於是改授并司冀三州。以交廣遼遠，罷都督。温表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温以既總督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莫使能植。其二，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久於其事。其三，機務不可停廢；常行文接，宜爲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獎忠公之吏。其五，褒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

，宜述遵前典，敦明學業。其七，宜選建史官，以成晉書。」有司皆奏行之。尋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受鼓吹，餘皆辭。復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錄尚書事。使侍中顏旄宣旨召溫入參朝政，溫上疏曰：「方攘除羣凶，掃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衆共濟之。而朝議咸疑，聖詔彌固；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朝政，非所敢聞！臣遠離宮省二十餘載，鞞鞞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帶逍遙，鳴玉闕廷，參贊無爲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實不敏，豈不是願？但願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益梁新平，寧州始服。懸兵漢川，戍禦彌廣。加疆蠻獠牙，勢處上流。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退外。臣知捨此之艱危，敢背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恥帝道皇居仄陋於東南，痛神華桑梓遂埋於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雲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游魂，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廣宣皇靈，襟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今臣曁以親賢贊國，光輔二世，卽無煩以臣疎鈍並間

機務。且不行者，誰扞牧圍？表裏相濟，實深實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

兼訪內外，乞時還屯，撫寧方隅！」詔不許，復徵溫。溫至赭圻，詔又使尚書

車灌止之。溫遂城赭圻，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屬鮮卑攻洛陽，陳祐出奔。

簡文帝時輔政，會溫于洌洲，議征討事。溫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寢。

溫性儉，每譏惟下七奠梓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覷非望。或臥對親寮

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無撫枕起曰：「旣不能流芳

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

若是！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

，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

太和四年，又上疏，悉衆北伐。平北將軍鄒皙以疾解職，又以溫領平北將軍

，徐兗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沖，西中郎袁眞，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於南州

祖道，都邑盡傾。軍次胡陸，攻慕容暉將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

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薛將慕容垂傳末波等率衆八萬距温，戰于林渚。温擊破之，遂至枋頭。先使袁真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真討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温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邑，温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温甚恥之，歸罪於真，表廢爲庶人。真怨温，誣己據壽陽以自固，潛通苻堅慕容暉。帝遣侍中羅含以牛酒犒温於山陽，使會稽王昱會温于徐中，詔以温世子給事熙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假節。及南康公主薨，詔賻布千匹，錢百萬。温辭不受。又陳息熙三年之孤，且年少，未宜使居偏任。詔不許。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時温行役既久，又兼疾厲，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袁真病死，其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慕容暉，苻堅並遣軍援瑾。温使督護竺瑤孺陽之等與水軍擊之。時暉軍已至，瑤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温率一萬人自廣陵又至。瑾嬰城固守，温築長圍守之。苻堅乃使其將王鑒張蚝等率兵以救

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于肥水北。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瑾衆遂潰，生擒之，並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于京都而斬之。瑾所侍養乞活數百人，悉坑之，以妻子爲賞。溫以功，詔加班劍十人。犒軍於路次，文武論功，賞賜各有差。溫旣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旣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鄒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

第四四八節——晉書卷五六孫綽傳

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一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于中土，正玉衡于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慙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變，誠由道喪

。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于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爲豺狼之場矣。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選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卽復緬成遐域；秦山之安旣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于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志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除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于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跋于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

之糧，貧者無一殮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

「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百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掃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旣通，然後盡力于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癢，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旣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減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墮廢，則貧者殖其財，怯

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

而臣區區必聞天德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思，豈非屈于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

第四四九節——晉書卷一一四載記第一四符堅傳下

晉將軍朱綽焚踐涉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堅引羣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舖。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略計兵仗，精卒可有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啟行，薄伐南裔。於諸卿意如何？」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

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衛壁輿櫓，啟類軍門。若迷而不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爲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沖，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

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御六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

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憂。臣愚以爲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脩文德

以來之。顧保境養兵，伺其虛隙！」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夫孝威陵上國，而爲勾踐所滅。仲謀澤洽全吳，孫皓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越曰：「臣聞紂爲無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衆叛親離，所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斯罪。深願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羣臣各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于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

羣臣出後，獨留符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羣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合主，亦不爲闕劣。」

以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社稷之憂也！」

融泣曰：「吳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

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

監國以騎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讎也。

臣恐非但往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

堅不納，游于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

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三代末主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書惡來世；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

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爲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

命翼扶安升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于疑嶺，瞻禹穴于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

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

土而制四維，逍遙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鑿清道，止則神棲無爲，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爲勞身于馳騁，口倦于經略，揮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下氣瀟，虞舜游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靈，下困蒼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堅曰：「非爲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庶，樹之君者，所以除煩去亂；安得憚勞？朕旣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罰。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度衣冠之胃還其墟墳，復其桑梓；止爲靖難銓才，不欲窮兵極武。」安曰：「若鸞駕必欲親動，猶不願遠涉江淮。可暫幸洛陽，明受勝略，馳紙檄于丹陽，開其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堅不納。先是羣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諫。

符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諶有

寵于堅，又諫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闞兵。國有人焉

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

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

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爲戮也！」

所司奏劉蘭討蝗幽州，經秋冬不滅，請徵下廷尉詔獄。堅曰：「災降自天，

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明年，呂光發長安，堅

送于建章宮，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

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鄯善王休密歇使持節，

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寔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

，率其國兵爲光鄉導。是年，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貢其方物。

堅南游灊上，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聖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

。

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爲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巨責攸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溫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商風之損秋籜。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不可伐也。且晉主無罪，人爲之用，謝安桓沖兄弟皆一方之雋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資財竭於內。是故聖王之行師也，內斷必誠，然後用之。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于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上下氣癘，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內斷於心久矣，舉必克之，何爲無功？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

外；內外如此，安有不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

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德侔軒唐，功高湯武；威澤被于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措？」孫氏跨僭江東

，終併於晉，其勢然也。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強。況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疆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

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孫羣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諺云：憑天候

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彗星掃東井。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

則見人，至是則止。堅惡之。上林竹死。洛陽地陷。
晉車騎將軍桓沖率衆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冠軍桓石虔振威桓

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伍城，進攻倍城。龍驤胡彬攻下蔡。

鷹揚郭銓攻武當。沖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叡及冠軍慕容

垂左衛毛當率步騎五萬救襄陽，揚武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襄救倍城

。叡次新野，垂次鄧城。王師敗張崇于武當，掠二千餘戶而歸。叡遣垂及驍

騎石越爲前鋒，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于樹枝，光照十數里

中。沖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

堅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兵，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良家子年

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書期克捷之日以帝爲尙書左僕射，

謝安爲吏部尙書，桓沖爲侍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二萬餘騎；其秦州主

簿金城趙盛之爲建威將軍，少年都統。遣征南符融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軍梁成平

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

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

，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
潁。

融等攻陷壽春，執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垂攻陷項城，害晉將軍
王太丘。梁成與其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率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
東軍。成殲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
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爲融所
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將軍！」
融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衆軍
，擒禽賊帥！」堅大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
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
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及王顯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旣
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

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也！何謂少乎？」撫然有懼色。

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世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

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堅遣其尙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

詭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

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

使請戰，許之。時張蚝敗謝石於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

，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

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

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

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

，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殍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

以加也？」命賜帛十匹，絲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陸

下目所親也，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爲忠。

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慚，顧謂其夫人張氏

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流涕而

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及徐元喜等皆歸順。

初諺言「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

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

兵屬堅。

